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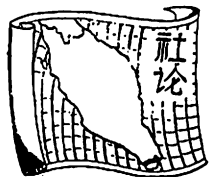
政治學報

No. 7

出版者：政治學會
主編者：南洋大學政治學會出版部
承印者：文化印務公司

Political Science
(季刊)

日期：一九六一年六月
定價：二角



團結全民·展開反殖

1963年是我邦憲制鬥爭中的一個重要年頭，是我邦民主政治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的開端。1963年的憲制談判是意味著我邦反殖運動的再加強和鞏固，民族獨立運動的再向前推進一步，以及為我邦人民取得更大的自由和民主權利，為我邦社會，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提供更好的條件。

回顧二年來的自治，我邦在左翼的人民行動黨政府執政下，雖然獲得某些成果，但離原定目標還遠。其原因除了執政黨施政上犯某些錯誤外，最主要的是由於執政黨是在一個「三須古」的內部自治憲制支配下執政。因此，無可否認的，在此種情況下是不易順利地執行社會主義的政策，以至引起人民對現狀的不滿，隨着局勢的繼續惡化，不滿情緒的加深是必然的。

記得當人民行動黨上台初期，曾經大刀闊斧，進行整飾風紀和改革政府內部組織，提高行政效率，禁止黃色刊物，掃除黃色工會，實施工運統一政策，釋放政治犯，制定婦女憲章……等，無不令人振奮，感受到新政府的新氣象。然而，此新氣象有如曇花一現，興奮一時而已。過後，就發生三間聯總和一間單一工會註冊撤銷，工運統一遭受挫折，反黃又消聲匿跡，林有福手下拘捕的職工會人士和學生不被釋放，職工領袖等人士的公民權被褫奪，教師註冊被吊銷和不被批准執教，以及出版、結社等基本權利越來越受加緊的限制。這些事實赤裸裸地暴露現行憲制的猙獰面目，同時更具體說明了我邦人民所享有的民主與自由權利是多麼的微小和沒有多大的保障！

因此，非常顯然，現行的自治憲法是不符合我邦人民的利益，和違反人民的意志。尤其是那在背後隨時暗算我邦人民，和主宰我邦人民命運的內部治安委員會——全體人民的真正敵人，它隨時以「內部安全」為政治口實，進行干涉我邦內部事務，阻礙有益於我邦人民的政策的執行。因此，唯有徹底廢除內部治安委員會，爭取一個內部完全自治的憲制，才能使我邦在左翼政黨的執政下：人民享有更大的自由和民主權利，社會

主義政策的執行獲得較有利的條件，人民的生活才有希望得到進一步的改善。是故，我們認為基於目前的客觀條件，於1963年憲制談判中，提出廢除內部治安委員會，剷除任何形式的外來勢力，為全民爭取更大的自由和民主權利，要求一個內部完全自治的憲制。這是我邦人民的最低要求，也是我邦人民當前的迫切任務！

在前面我們已指出，1963年憲制談判的歷史意義和它的重要性。它是我邦人民在憲制鬥爭中取得新的勝利的標誌，也是我邦民族運動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和加強反殖力量的體現。然而，這並不意謂1963年到時，我邦人民就自然取得所要的一切。唯有全民的大團結，積極展開反殖運動，和正確的引導，才能更好的保證我邦人民鬥爭的勝利。

自從聯合邦總理東姑阿都拉曼發表有關馬來亞聯合邦，星加坡，北婆三邦在經濟，政治的大合作之意見後，「五邦大合併」隨着被提出，我邦總理李光耀曾經表示支持，人民行動黨中央委員會接着更進一步主張：於1963年憲制談判時，提出跟聯合邦合併而取得獨立的建議。因此，引起關心本邦政局的人士的矚目，我邦人民則對星加坡未來的地位和人民的前途，展開熱烈的討論。

對於1963年提出「由合併而獨立」的建議，由於我們還未獲悉有關建議的具體內容，無法對之表明我們的看法。不過，我們可以這樣認為：爭取本邦人民最低要求實現一個內部完全自治，和提出「由合併而獨立」的最高要求之間，在基本上是相一致的，並沒有矛盾。因為在未來憲制談判能為本邦人民爭得最高要求——「由合併而獨立」，實現我國（星馬）領土的真正統一，和我國的真正獨立，那又有誰會反對的呢？如果說「由合併而獨立」的最高要求是不符合當前的實際條件，是不能為我邦人民帶來祖國真正的統一和獨立，那麼，又有什麼理由足以反對「實現內部完全自治」這一最低要求的建議呢！

我們深信：如果「由合併而獨立」，確能實現我國的真正獨立和領土的真正統一，它必然會

獲得人民的全力支持。全時，我們認為要達到我國領土的真正統一和國家的真正獨立，那麼1963年的憲制談判應切實爭取到：

- (1) 英國完全放棄在星加坡的軍事基地；
- (2) 廢除英馬聯邦條約；
- (3) 所有外國軍隊即刻自星加坡和聯邦二地撤出；
- (4) 今日掌握在英國手裏的國防和外交權完全且真正交回予聯邦中央政府；
- (5) 星加坡成為聯合邦的一州；
- (6) 星加坡的地位、職權、和現在聯合邦各州者同等，享有聯邦憲法中明文規定屬於州的獨立權。

唯有完全且真正爭到上述六大點後，我們才有理由相信「由合併而獨立」，切實能為人民帶來我國的獨立與統一。只有這樣才符合「由合併而獨立」的真諦，實現人民的願望，否則，「由合併而獨立」只能成為模糊人民的作法，和只是一種「畫餅充飢」，「自我陶醉」的把戲而已。總說一句，若「由合併而獨立」只是為人民帶來一種形式上的「合併」和「獨立」，而不是為人民帶來真正的「合併」和「獨立」，是不會得到人民的支持的！

從上述中我們清楚的認識到，1963年的憲制談判，不管爭取的是「內部完全自治」，或「由合併而獨立」，都缺少不了反殖民主義。這說明了，我邦人民的共同敵人是英殖民主義者。我邦人民當前的基本任務：是反對殖民主義，徹底消除殖民勢力；而不是左右勢力孰強孰弱的問題，更不是種族主義的問題！

既然反殖民主義是我邦人民當前的急務，如何把全民團結起來？如何掀起人民反殖的情緒？如何把反殖的力量鞏固和加強？是我邦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任務！政府應該領導人民展開反殖運動，進行反殖宣傳，採取有效的行動加強反殖力量，以及把全民真正地團結在反殖運動的旗幟下，以便在前往英倫進行憲制談判之前，促使我邦反殖的熱潮達到最高峯，為我邦憲制談判的成功奠定良好的條件！



新馬「合併」的正確道路

·馬朝東·

「合併」是兩地人民的願望

在很久以來，新加坡和聯合邦就已經是一個完整的統一體了。無論從那一個角度來看，兩地人民的關係是那麼密切，不管是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以及民族教育事業等等，兩地不僅是過去，而且就是現在也還保持着一定的聯繫和相互影響，所以，殖民主義者採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使兩地分離的做法，是違背新馬人民的意志的。

新馬兩地人民都要求恢復過去歷史上傳統的聯繫，要求實現新馬兩地的「合併」，這種情感是容易理解的，而且，這種要求也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在新馬分治已經成為現實的今天，由於政治發展的不平衡，也由於各種矛盾和利害關係有了新的巨大的變化，簡單和籠統的新馬「合併」的口號，已經是不能用來作為萬靈藥丹，包醫百病了。

重要的問題不是在於人們要不

要新馬「合併」，而是在於怎樣的實現「合併」才會對人民有利，應該遵循什麼路線，採取什麼方法來爭取新馬「合併」，才最實際，最穩健，也對人民最有利？這些都是應該好好考慮的問題。否則，業公好龍，天天在那里害相思——「合併」。等到來了一條大惡龍時，豈又不危矣哉？

所以，單單有好的主觀願望和理想是不夠的。還要有符合客觀實際而又能得到人民擁護的辦法，願

望和理想才有實現的希望。要不然，路走得不對，沒有人民的真誠擁護，就是再好的理想也只是烏托邦而已。

是誰造成新馬分離的？

要領導人民爭取新馬的重新統一，就不能不找出新馬分治的真正原因來。我找不到新馬分治的真正原因，就找不到造成新馬分離的病源何在，就找不到解決新馬合併的鎖匙。

是誰造成新馬兩地分離的呢？

不用說，只要稍為有一些歷史知識的人都會知道，分離是殖民主義者實行分而治之的殖民地政策的自然結果。為了削弱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力量，殖民主義者把殖民地分割成幾個較小的單位，採取挑撥民族間感情和鼓勵本位主義的手法，使被分割的殖民地人民互相猜忌，爭權奪利。於是，殖民主義者就坐收漁利，達到延長其統治的最後目的。

(轉入第二版)

(接自第一版)

新馬「合併」的正確道路

所以，殖民主義造成了新馬的分離，而且今天還繼續妨礙着新馬的統一。不反殖民主義，不剷除掉造成兩地統一的真正障礙，是不能在有利於人民的整體利益之下，來恢復新馬的統一的。

造成新馬分裂的另一個原因是：聯合邦的右派違背了兩地人民的願望，放棄了爭取新馬統一的努力，以致於使兩地的分治變成了現實。

誰都知道：當一九五六年聯合邦憲制代表團（其成員是右翼政黨代表與封建蘇丹代表）到倫敦談判時，並沒有提出新馬必須統一為爭取馬來亞獨立的基本條件之一。因此，聯合邦的獨立就帶來了新馬的分治。這種放棄爭取國家統一的努力和向殖民主義妥協的態度，顯然是不符合人民的利益的。

由此可見，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是造成新馬分離的外因，是殖民主義者強加於新馬兩地人民身上的反動政策；而與分而治之這種殖民政策妥協，遷就，不敢和不願領導人民與這種反動政策進行堅決的鬥爭，則易造成新馬分離的內因，是向一些右派與殖民主義者妥協，退讓的結果。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於是，就帶來了新馬分治的現實。

聯合邦的右派反對

「合併」的理由

聯合邦的右派不願爭取新馬的統一於前，又反對新馬的「合併」於後，原因何在？相信不作任何說明，人們早就一清二白了。

新馬統一既然是兩地人民的合理願望。簡單地反對顯然是不成的。所以，聯合邦的右派提出了不能統一的理由：華人太多和左派分子太多。這些理論能不能成立呢？

華人太多，這是客觀事實。既然統一是新馬兩地人民的願望，那麼，不能統一跟華人太多又有什麼關係呢？佔新加坡人口八十巴仙以上的華人，既然造成了新馬統一的障礙，那麼，說統一是兩地人民的願望豈又不是互相矛盾？

新馬兩地的不統一，是政治上的原因造成的，絕不是民族問題造成的。南北越，東西德，以及阿剌伯半島諸國的不團結和不能統一，是政治上的原因，跟種族問題無關，因為這些國家基本上是全元全種的。錫蘭的民族糾紛，南非的種族隔離，基本上也是政治的問題在民族關係上的反映，是這些國家的沙文主義者不要根據民主的政治原則來實行民族平等的政策所造成。如果政治是民主的，各民族的地位是平等的，民族就基本上不會成為問題。聯合邦和印尼的關係不融洽（印尼杯葛馬來亞倡組的東南亞同盟），但是和美國的關係却搞得火熱，顯然是政治上的因素在起作用

，跟民族的問題無關，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但有人偏偏看不到這些政治上的原因，專門在民族問題的狹縫里作文章，把國家的不能統一說成是由於某一民族太多，這是完全說不過去的。

要知道，佔我國人口（新馬兩地）九十巴仙以上的，華族、巫族和印族的農工羣衆，他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這種利益的一致，使他們必然要成為我國各民族堅強團結的基礎。可以肯定的是：反對我國統一的並不是廣大的農工羣衆，而是利用沙文主義口號作為藉口，來維護少數特權階級的利益，不要新馬統一的右派。把某一民族的人數太多作為國家不能統一的原因，就等於把國家不能統一的責任要由某一民族來負責，這種做法，在本質上就是沙文主義的一種表現。

無論如何，把新馬不能統一說是華人太多，於情於理，都是說不過去的。

說左翼分子太多，結果新馬困難統一。這種講法。多少說明新馬不能統一，主要的是政治問題，而不是民族問題。如果不鼓勵沙文主義，實行民族平等的政策，使人民普遍享有民主權利，民族問題是沒有理由成為國家不統一的障礙的。但是，政治問題可就難於解決了。

右派和左派的對立，是水火不相容的。右派不喜歡左派，排斥以至於想要除掉左派。以左派分子太多來反對國家的統一，這首先是右派不好，不是左派不對。不首先譴責右派同意造成國家的分裂，而接受左派太多的藉口。企圖使右派相信某些左派是好的，能和右派做好朋友，於是乎，和右派「求同」的口號也喊出來了。這是捨本逐末的做法。其實，左派太多究竟有什麼不好呢？聯合邦不是也有左派麼？現在聯合邦的左派也一天天多了起來（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這正是國家統一的好兆頭。只要左派力量佔了上峯，只要兩地的左派力量真誠合作，互相鼓舞，國家的統一是指日可期的。現在，有些人不圖此也，却去把左派太多看成壞事。跑去跟右派做朋友，把左派當作合併的絆腳石。這種理論如果出自右派的，當然不足為奇，但是，有些「左派」也這樣提倡，這就使人百思莫解了。

總之，藉口終歸是藉口而已，是沒有什麼理由好講的，擬訂政策和選用策略的人，如果只是在藉口上用功夫，那是不能解決什麼問題的。華人太多和左派太多都是客觀事實，而且都不能說是壞事，對這些客觀事實完全採取否定的態度，怎麼能正確地解決問題呢？

過去反對，現在又要？

近日來倡組新馬婆聯邦的傳說

甚囂塵土，好像過去激烈反對新馬統一的人已經心同意轉，不再反對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過去反對，理由是華人太多和左派份子太多。現在華人和左派份子是不是少了呢？完全沒有。照情理講，應該是比過去更多而不是更少了。那麼，合併的藉口既然還存在，為什麼右派對星馬統一的展望反而更好起來呢？看來這其中是有些道理的。

有人說星馬北婆三邦五角聯邦計劃是英國在幕後策劃的，因為英國自知星馬婆等地的政治發展，最後一定是獲得獨立無疑。分而治之的政策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之下，若不作些修改已經很難奏效了。所以企圖把星婆等地劃入聯合邦的版圖。通過聯合邦的右派來保持星婆等地的殖民地利益。這種說法是不無道理的。

但是，從長遠來看，基於新加坡和沙撈越左翼力量的強大，聯邦計劃是否是維護殖民地利益的最好辦法，也是大有疑問的。從最近聯合邦的右派放出倡組聯邦計劃的空氣之後，反而鼓勵新加坡的右派結成聯盟看來，所謂聯邦計劃者也，只是一個空洞的「念頭」而已。並沒有什麼具體計劃存在。

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組織聯邦的計劃只是一個空中樓閣的宣傳口號而已。這個口號的目的，就是在人民羣衆中製造幻想，轉移人們的視線，把反殖民主義的鬥爭。引導上一條妥協的道路。脫離了人民羣衆的結果，就只有任由右派和殖民主義者宰割而已。這種危險是不能不警惕的。

現在就「合併」如何？

「合併」雖然是兩地人民的願望，但是，要怎樣實現國家的統一才最符合人民的長遠利益，這是不能不慎重考慮的問題。

從現狀看，新馬兩地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新加坡是中心大城市，又是國際來往的要道，左翼力量是相對地強大，由於這些原因，新加坡雖然還沒有獨立，但是，本邦羣衆性的活動比聯合邦要強得多。造成政治上的民主氣氛比聯合邦來得濃厚，新加坡現在實行的許多法令和政策，是跟聯合邦推行的在原則上完全對立的。比如新加坡實行的議會多種語言制，比較寬的公民權條例，比較合理的平等對待四種教育源流的政策，還有其他像有關工會的法令等等，都和聯合邦不同。聯合邦現在的政權是落在右派的手上，政治上的自由和各種法令內容怎樣，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不必具體說明，兩者的矛盾要怎樣解決呢？

如果一種所謂「新馬合併」致使新加坡出現像聯合邦目前那樣緊

張的政治氣氛，反殖民主義力量的發展受到限制和摧殘，文娛活動受限制，議會多種語言制被取消，公民權條例加倍嚴格，而新加坡作為英國的軍事基地繼續和聯邦保持分立狀態，……這樣一來，新加坡的局面會怎樣呢？這是我們所不能不關懷的。

新馬兩地發展的不平衡，不是依靠人為的生硬方法所能夠解決的。這種不平衡必須依靠兩地人民的努力，共同奮鬥才能解決。由此可見，當客觀條件還不成熟時就來「合併」，後果可能是很嚴重的。為了人民的長遠利益，人們要解決新馬「合併」的問題時是不能不三思而後行的。

所謂「合併」萬能論

有人把「合併」看成萬應靈丹，好像是只要一提「合併」，什麼難題就迎刃而解了。事實上會不會這樣呢？問題是不會這樣簡單的。

第一，說「合併」後就能解決新加坡的民生問題，這是不確實的。因為只要殖民主義殘餘勢力存在馬來亞的一天，聯合邦就面對着嚴重的失業問題。由於膠價波動，人民生活沒有得到很好的保障。漁民和農民的貧困，更是衆所周知的事實。外國壟斷資本對聯合邦經濟的控制比過去更加强了。農村破產，造成農村人口大量湧到城市裏來。所有這些情況，說明了聯合邦尚且自顧不暇，在為經濟問題而傷腦筋。由此可見，說新加坡和聯合邦「合併」，就能解決新加坡的失業問題，人口壓力問題，就能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問題，也是憑據不足的。

第二，說「合併」之後就能更好地解決民族問題，就能促進民族的團結等等。其實「合併」本身是不能帶來民族團結的。造成民族團結的最主要的條件是各民族的真正平等，國家的進一步民主化和切實的反對沙文主義的政策。而不是什麼「合併」不「合併」。現在還沒有「合併」，民族團結的工作就搞不好，合併了有什麼理由就好起來呢？從聯合邦市選的趨向看來，聯盟所推行的政策（主要表現在教育問題上），已經造成了民衆的不滿。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新馬「合併」後，這種政策繼續推行到新加坡來，則民族的不滿和對立可能會更嚴重化起來，那裏會有什麼民族團結呢？

第三，說「合併」後就能夠解決了政治獨立的問題，人民從此就有民主自由了，人身安全更有保障了。但是，從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只要殖民主義的勢力還潛伏在我國的土地上，「合併」後的政治

局面可能在一定的時間裏比現在的更壞，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可能受到更大的限制。只要看一看聯合邦左翼力量的處境，人們就可舉一反三了。那些以為「合併」後就不必再反殖民主義，就不必再爭取人民更多的民主權利的想法，根本就是錯誤的。如果一切都很美滿，那麼，聯合邦的左翼力量的奮鬥豈不是變成多餘的麼？

總之，把「合併」描述為一切都好，什麼困難都不成問題，而忽視了不確實的「統一」所可能帶來的後果，這種觀點，顯然是不實際的。

正確的道路和當前的任務

殖民主義勢力的存在，使新加坡人民還沒有完全自主的權力和聯合邦是右派在當權的事實，是新馬困難統一的關鍵所在。

人民還沒有完全自主的權力，這就是說：決定人民命運的最終權力仍然掌握在殖民主義者的手上，新憲制的局限性和自治權力的不徹底，就是最好的證明。所以，要爭取完全自主的權力，首先就要爭取完全的內部自治，取消公安委員會的組織，廢除新憲制中的許多不合理條文。只有人民有了更進一步的民主權力來決定自己的命運時，才有可能在符合人民利益的原則下促進新馬的統一。那種把希望寄托在殖民主義者的恩賜和自動退讓，放棄反殖民主義的鬥爭，企圖採取滿足殖民主義的戰略方針來促進新馬合併的方法，是不可能說服人民的。

聯合邦是右派在當權，這就是說：時機不成熟的「合併」，可能帶來對人民不利的後果。作為一個左翼的政黨，應該與進步力量求同，而不是與右派求同。對聯合邦的左翼力量，應該採取互相鼓舞和幫助的方針。而不應該採取輕視，孤立政策。只有新馬的左翼力量團結合作，使聯合邦的左翼進步力量佔優勢，這樣，才能更快地實現國家的統一。這一道理，只要是站穩人民立場的人，都是會容易瞭解的。

堅決領導人民進行反殖民主義的鬥爭，依靠人民和動員人民的力量，進一步爭取更大的自主的權力，在行將到來的憲制談判中，爭取廢除殖民主義對內部自治的控制，讓人民獲得更多的民主權力，為爭取完全的獨立和促進國家的統一打下穩固的基礎。努力促進新馬兩地左翼運動的團結，爭取新馬兩地左翼力量的發展，創造對人民更加有利的「合併」的時機和條件。這就是實現新馬統一的正確道路，也是人民當前奮鬥的中心任務。

五邦的結合與反殖民主義

一

在上月下旬的時候，馬來亞聯邦總理東姑阿都拉曼發表了一篇有關「促使聯合邦，星加坡，汶萊，砂朥越及英屬北婆之間，作更緊密的政治與經濟的結合」的聲明，于是，在星馬婆五地的政海上掀起了一陣漣漪，五邦的朝野政界人物紛紛表示意見，綜合了這些意見，基本上大家公認這是一個頗好的理想，同時，大家也認識到五邦結合是存在着許多困難。然而，這些意見祇局限於表面，籠統，並不能使人有一個明確，具體且全面的概念，因此，在這裏針對此項問題來作一番研討，我想是迫切需要的。

二

當然，「五邦結合」底建議的提出，應該是基於五邦的共同背景，這種背景不只包括地理條件，文化因素，民族成分等方面，也不應祇從本身的主觀需要出發，着眼於為了實踐某種私己的意旨，這種促成五邦結合的最主要的共同背景，應該是導源於過去，目前與最近的將來這一段時間內，五邦所具備的經濟政治的表象與本質，也就是說，能够促成星馬婆五邦的結合就是由於這五個地方的經濟政治基礎的同一性。

近百年來，這五個地方同樣被英殖民主義者統治着，英國壟斷了所有的物質生產條件，霸佔了五邦人民的勞動果實。星馬婆五邦的殖民地經濟的特色具體表現在：

- (一) 五邦都是英國的原料供應地及英國剩餘產品的推銷地；
- (二) 經濟不能獨立自主，產品價格漲落自己不能自制，而需由外國市場決定，例如五邦的主要產物——樹膠、錫與胡椒的價格就赤裸裸地暴露了自己的軟弱性；
- (三) 民族工業得不到應有的扶持，而壟斷企業組織的陰影却滲透到五邦整個經濟體系的每一個細胞；
- (四) 原始的生產方法與生產手段根本不可能和外國企業競爭，也不能適應本地人民的需要。

英殖民當局為了更有効的，長期的奴役五邦的勞動人民，也把西方精神的政治制度帶來了，這種政治制度分別地配合了當地的特殊環境（如封建保守勢力、人民覺悟程度）變成了千百重的枷鎖，緊緊地扣壓在五邦人民的身上，使五邦人民在水深火熱中已經整整煎熬了一百多年。如今，隨着五邦局勢的發展，殖民主義者又分別改良了統治形式，造成了馬來亞聯合邦的獨立，星加坡不完全的內部自治以及北婆

三邦的殖民地地位。雖然，五邦的憲制在某種程度上有差異，然而，這五個地方仍然未能徹底擺脫殖民地勢力，這是不容否認的共同事實，換言之，儘管政治地位表面上有所改進，但大家依然同樣遭受到英殖民主義者的間接或直接、較多或較少的控制。這方面的事實除了明文的各种協定外，我們只要再關注英國軍事政治主腦們經常來去于五邦之間的行動便可一目了然。

這種經濟政治的同一性，正說明了五邦人民的生活處境基本上的一致。現在，這五個地方既是被人為手段隔離了，但五邦人民的命運仍唇齒相關，任何一地人民的獲得自由，則是另外四個地方人民鬥爭的一根強心針，也就成為他們的示範；任何一地人民鬥爭的失敗，就必然加深其他地方人民的痛苦。這種關係好比掌上的五根指頭，既然命根子祇是一條，那麼，五根手指的緊密合攏就很自然了。英殖民主義者將五地分化開去，而實行了一樣的壓榨迫害，星馬婆五邦人民為要解除共同的苦難，團結一致打倒敵人，共同攜手走向新生就成為大家的任務，因此，星馬婆五邦的結合完全符合了廣大人民反殖民主義事業的要求，也正符合了歷史的發展規律。

以當前的國際形勢來看，反殖民主義浪潮正在空前澎湃洶湧，聯合國第十五屆大會在去年十二月十四日通過了「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充分反映了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人民反殖民主義鬥爭的堅強力量和決心，與此同時的，以美英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却再一次地鬧着嚴重的經濟危機，使殖民統治集團的經濟陷入癱瘓狀態。這種形勢就是戰勝殖民主義勢力的有力保證，作為世界反殖民主義事業的一環的星馬婆五邦人民的反殖民主義鬥爭，在此種絕對有利的形勢下也往前躍進了一步，只要這個外強中乾的統治者不斷地摔交，五邦人民的偉大事業必節節走向勝利。當然，這時美英殖民主義者就更狂妄地鎮壓五邦人民的反殖民主義力量，當前五邦的局勢已經潛伏着這種趨向，如果五邦人民的力量能够統一匯合起來，這股洪流就將更巨大無比，基於此，五邦結合的建議就是有需要的。

因此，既然星馬婆五邦有着這種共同的背景，又是符合長遠的反殖民主義事業，那麼，五邦結合當然是一個相當好的理想。

三

然而，政治家在創議「五邦結合」時是否有牽涉及反殖民主義問

題呢？如果沒有，那麼，他們的動機何在？或者退一步說，假設創議者的動機是「無可非議」的，但是，以現今的五邦地位與局勢是否有實現這個理想的現實條件？而它可能產生的影響是什麼？星馬婆五邦的廣大人民殷切等待着這些問題的答案，當權者是有責任予以澄清明白的。這裏也不妨讓我們先作一些探討吧。

聯合邦總理創議「五邦結合」時說道：『今日的馬來亞，作為一個國家，察覺到她不能獨居一隅和處在孤獨之中，除在國際政治之外，國家政治必需要廣闊的基礎。』於是他接着指出：『遲早之間，她將與英國，以及星加坡、婆羅洲、汶萊和砂朥越的人民取得諒解……我們應該前瞻直望這個目標和想出一項計劃，將這些區域在政治和經濟的合作上，聚合得更密切地在一起。』

從這段談話裏，我們知道了聯邦總理東姑的創議五邦聯合並非基於反殖民主義事業的願望，而是基於馬來亞國家政治的基礎，在這一點上說，我們暫時是不必祈望五邦結合與反殖民主義事業的相互結合了，這是可以首先肯定的。

星加坡總理李光耀在評論到五邦結合建議的時候，稍有提及一些端倪，他說：『也許他們（按：指聯合邦）認為這樣，星加坡人口才不致于打破聯邦的種族平衡』。從聯合邦當權者一路來的言行，作這樣的揣臆不是沒有根據的，因為星馬遲遲未能統一的主要因素，在他們認為就是兩地的民族數量比例問題，如果單獨讓星加坡併入馬來亞，則造成華巫兩族數量的相等，這對於某些特殊階級是不利的，倘若再加上北婆三邦而組成所謂大馬來西亞，則才能鉗制華族的較優地位。事實非常明顯，如果所謂五邦結合的目的就祇是為了這種狹隘的偏見，則根本不符合五邦人民的共同願望，因為這麼一來，五邦結合就變成民族壓迫的工具，成為達到某些民族統治另一些民族的手段，對於一貫採取分化政策的殖民主義者當然有利，但對於千百萬的五邦人民則只會帶來無窮禍殃。

隨着世界潮流的衝擊，星、馬、婆五地的羣衆覺悟已經大大提高，馬來亞的人民認識殖民主義者及其爪牙幫兇們的嘴臉比以往更為深澈，他們不斷從失敗中走到成功，又從勝利中走向勝利！星加坡人民不但在現今的條件下發展得更迅速，同時也英勇地向憲制的跟頭展開合理的挑戰，他們要求真正的內部自治，目前，星洲人民的這股情緒在

上下一心的情況下將變得更堅定，更警覺。至於北婆三邦的廣大人民也沒有落在後頭，他們自覺自發起來抗拒殖民主義者的壓迫，豎起了要求猛迪卡的鮮明旗幟，同時，北婆三邦的人民也深深體恤到本身聯合一致的必要性，所以他們也努力于三邦統一的事業上。

面對着各地人民的普遍覺悟，老奸巨滑的英殖民主義者並不是束手無策，她不斷費盡心思，冀圖緩和各地激昂的反抗情緒，對於這一點我們是不能稍有疏忽的。依據了這種警惕性，我們用以分析我國的一些現象，那顯然是有好處的。

現在，我們試想一下，如果在此時此地，即：一個是獨立國家，一個是內部自治邦，另三個則是英屬殖民地的情況下，提出了五邦結合計劃，這個計劃是否意味着各地必需停止未完的獨立運動？必需從反殖民主義鬥爭轉化為爭取合併鬥爭？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它的後果將是不妙的。最低限度，這五個地方的鬥爭對象必然混淆不清，甚至給真正的敵人——殖民統治者溜掉，因為這時候人民可能被誤導致從事合併的爭論上，而暫時忘却隱藏在背後抽綫的主子。即使這種錯覺是多麼的短暫，對於人民的荼毒就已够深，使長遠的事業蒙受了可怕的損失。不但如此，而且也將削弱了人民鬥爭的情緒，使這種鬥爭的情緒緩和與鬆懈，以致于完全瓦解。

砂朥越人民聯合黨秘書楊國斯指出：實行星馬婆五邦大聯合，需在北婆三邦獨立以後才能辦到，因為基於各個政治地位的不同，進行任何會議均不能獲得圓滿成果。楊氏的意見是相當中肯的，像星加坡和北婆三邦的地位，對外權力還操縱在英國手上，根本就無從討論合併問題，其實，努力爭取自身的基本權力才是新加坡與北婆三邦的當前急務，拋棄了這種中心問題而來追逐其他枝節問題，就大有捨本逐末的嫌疑。當然，作為一個理想與目標來追求那是應該的，但如果把她作為一個現階段的目標，而否定根本的本質問題，那可辦不到。

在現階段，星馬婆五地人民的基本精神是徹底肅清殖民主義勢力，表現在馬來亞聯合邦的就是爭取經濟的完全獨立，從而實現真正的政治獨立；表現在星加坡的就正如副總理杜進才所宣稱應該是徹底消滅在星加坡的殖民主義勢力，而且也必須鞏固馬來亞的非共社會主義力量，林清祥等職工領袖也坦率地指明：首先必須取消內部治安委員會；北婆三邦由于還是殖民地，

因此北婆三邦的當前急務就是爭取擺脫殖民主義桎梏，實現三邦的統一與獨立。這些目標非常清晰，任何模糊這些目標的企圖終必失敗！

事實上，所謂「五邦結合」的建議要是果真產生了上述的嚴重後果，那麼，她毫無疑問的就是殖民主義者用以打擊各地人民的反殖民主義事業的新技倆，於是，東南亞公約機構加上了東南亞同盟，再加上大馬來西亞聯盟，這一系列的組織，就給殖民主義者以絕好的保障。當權者尤宜三思而後行。

此外，對星加坡而言，因為正值安順補選決鬥之際，敦林有福已與東姑剛締盟的新招牌大力喧嚷星馬的合併，現在又來了個大合併計劃，兩者間究竟會不會有連系，實見仁見智了，不過，無論如何，問題是不簡單的。

四

上面我們已經說明：星馬婆五邦的結合是一個理想，是符合五地的歷史發展規律，但是，她必需符合整個反殖民主義鬥爭的精神。所以，問題就很清楚，反殖民主義鬥爭是考慮五邦結合的大前提，環繞着這前提做去，事情一定順利成功，否則，將遭到人民的唾棄。

要早日實現五邦結合，首先大家必需同心協力，共同敲碎殖民主義的桎梏，積極展開反殖民主義的羣衆性活動，使人民的覺悟普遍提高，使鬥爭隊伍日益壯大，同時，已經走在前頭的區域更需要給較落後的區域以多方的支持與鼓舞，這樣反殖民主義鬥爭就將全面勝利。那時候，五邦結合的問題也就自然迎刃而解。

同時，五邦的結合必需基於平等的基礎上，是基於共同的利益，共同的願望而結合起來的，並不是為了要統治另一地方而來求結合，因為這樣一來就變成爲征服，民族壓迫與社會不平等現象依然沒有消除。當然，所謂平等基礎上的結合並不應被理解爲平均主義，我們不是強調無積極意義的、形式上的平均主義，我們強調的是互相尊重、忍讓，求同存異，只要外來統治者一天不存在，互相尊重，求同存異是容易達致的，這時候，星加坡、馬來亞聯合邦、砂朥越、北婆與汶萊五地組合的大家庭將在東南亞出現，幾千萬的人民享受着自由民主的幸福生活，對於東南亞的其他國家將起着一定的影響，五邦人民才真正算是對世界和平盡了一份責任

·韓彤·

六一年六月廿二日

自治的回顧和展望

編者按：此篇乃馬大社會主義俱樂部，工藝學院政治協會及本會共同組成的聯合行動委員會主席陳仁貴於本月十四日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所主催的座談會上的講詞全文。

今晚座談會的題目可以分爲兩方面來談：即對兩年來自治的回顧與對最近的將來的展望。

最初的分析必需考慮到現有意義的限制性，這一點常被提及以致失去其大部份意義，但是同樣重要的，要解決我們的問題是不能忽略了它。

現有的憲制的確比林德憲制跨前了一步，也給我們帶來了比較自由的氣氛。殖民地統治者已不能再直接用高壓的手段來對付人民。在整個局勢發展到現階段的過程中，行動黨所努力的是不應被抹殺的。但是我們不要欺騙自己，以爲人民已滿足於現行的憲制，或者認爲殖民主義的影響已不存在。

過去兩年來所發生的事件，很明顯地證明了殖民主義的影響還是如何強烈地存在於我國的土地上。許多我們忠誠的自由戰士，仍舊被關在監牢裏。殖民地統治者通過內部治安委員會，還保留着權力來干涉我邦的內政：如撤消了各行業職工聯合總會，妨礙了行動黨政府公開担保要實現的職工運動的統一。

雖然兩年來人民行動黨是在這些限制下執政，但是它的政策還是有許多需要改善的地方。很明顯的，我們內部意見的分歧，已被強調

得太過份。行動黨政府最初對受英文教育者的攻擊，不能算是爭取與教育他們的正確方法。毫無疑問的，矯正才是有了收效；但是，他們不應在第一步犯上這個錯誤，因爲這樣一來，將會使一部份覺得本身與人不同的人，跟另外一部份人更加疏遠。沒有人敢否認這些差異的存在，但是，實際上是有足夠的條件使我們團結起來的。

在文化事業方面：政府有必要採取較為開明的政策，因爲只有這樣，才能供給足夠的動力，助長馬來亞形式的藝術。反黃運動是正確的，但是却鬆弛下來，還不足以撲滅全部毒素。同樣不可缺少的是對藝術創作的鼓勵。

我們最終所必須注意的是內部治安委員會的存在，具體地代表了加於我們身上的桎梏。

我們必須從這個角度去看最近發生的事件，如芳林補選。芳林區的人民明顯地表明了對現狀的不滿和對改革的渴望。他們的判斷是要進行反殖民主義鬥爭，和不滿行動黨對此鬥爭的遲疑態度。

行動黨是在已瞭解到自治憲制的嚴重限制性之下執政的，一九五九年大選，未上台之前，他們曾經公然承受它。在這些限制下，他們

也會多方努力，以求改變我們的政體。

雖然行動黨瞭解到這些限制性，但是對於消除這些桎梏却有所顧慮，以爲合併是唯一可以達到獨立之道。

我們不否認合併最終會到來，而且它也應該是我們的長遠目標。但是我們不能接受這種論調；認爲殖民地統治的延長能有助於我們實現這個目標。實際上，只要殖民主義還存在於我們土地上的一天，它總盡力阻礙合併的發展。總理親口說過：合併必然會到來，這不是政府領袖想要如此，而是兩地人民的願望。

我們今天所面對的選擇并不如行動黨政府所指的兩條路：「通過合併而達到獨立」或者「不通過合併而達到獨立」。有兩個主要的原因：

(一)因爲我們在實際上還沒有獲得自治權，在最短時間裏，反殖民主義還須加強，這應成爲我們現階段的工作與團結人民的口號。

(二)因爲合併的問題是很複雜，新加坡有一股強而有力的左翼運動而聯邦却是一個右翼政府。我們所建立起來的左翼運動，是犧牲了無數的愛國戰士。所以我們應有的面貌——停留在小學階段。但是令人感到驚奇的是，巫文教育至今只有二間中學，以英文爲主要教學媒介語，這說明當局並沒有積極發展巫文教育的真心，反而大力鼓吹和施行「英文至上」的政策，以及歧視其他民族教育，和阻撓民族教育的正常發展，這是什麼緣故呢？

除此，華族同胞清楚地理解到，當前他們的要求是不被少數馬來貴族所贊同，而大多數馬來平

該非常珍惜它而不能輕易對待它。

我們必須考慮，和一個右翼政府合併是在什麼基礎上達到的？會不會損害到我們進步的社會的長遠目標，會不會妨礙到我們的同志們獻出了勞力甚至生命而建立起來的左翼運動的發展。

基於這兩個因素，我們是否保留殖民地統治直達合併。

這些都是迫切的問題，他們和我們理想的完全獨立和自由進步的馬來亞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很重要的，我們應注意我們要走的路，在還沒有加入這同盟之前應考慮它將會帶給行動黨和我邦人民所推動的左翼運動的嚴重後果。

從這一點來看，我們歡迎上個禮拜副總理的演講。他說：我們必須統一所有的馬來亞社會主義的力量來對付右翼的攻擊。

行動黨最基本的建議是不現實的。1963年通過合併達到自由是不能幫助人民團結起來反對殖民地主義的，安順的人民將不會選擇「通過合併而達到獨立」或者「不通過合併而達到獨立」，而是從一個現實的和可行的反殖民主義鬥爭和一個不現實與微弱的口號中作抉擇。我們最終所應走的道路是由客觀條件的發展來決定。

胞對華人不滿和猜疑的謠言，以便轉移馬來平民不滿現狀的視線和鬥爭的目標。由於這樣，至今馬來同胞中也有對華族產生猜疑和恐懼的心理，但是，這些總有被消除的一天。隨著時日的消逝，馬來平民，覺悟性普遍地提高，將會增進他們對現狀的進一步認識，以判別出誰是敵？誰是友？那時，馬來同胞突破當前的障礙，民族間的猜疑和恐懼勢必根除掉。華族同胞的要求也

在一九六三年憲制談判之前，我們的任務是：在反殖民主義的原則下團結人民。這是不能避免的，最重要的一點。世界上反殖民主義鬥爭的歷史証實了：團結是任何政治發展所不能缺少的條件，只要任何一秒鐘的內部分裂，我們的力量就被削弱了一大半。對於那些只談獨立而不考慮到團結的重要性的人，剛果的悲劇該是一個提醒者。即使是獨立的國家，潛伏着的殖民主義的殘餘勢力還會作最後的垂死掙扎，散播紛爭的種子，企圖捲土重來，在有利的國際形勢下，產生這種復辟的機會的可能性很少，但是這並不等於說，我們就可以不謹慎提防這種復辟的陰謀。

就這點來說，最近行動黨會對某些所謂「瘋狂左翼」和「冒險左翼」的攻擊是使人不安的，因爲它不能引起其他作用而只足以離開自己人。

作爲一個執政黨或人民的政黨，行動黨，使命特別重大。它應該一方面團結人民反殖民主義，另一方面應該施行更完善的政策以改善人民當前的生活。它不應該因受到暫時的挫折而放棄了對國家人民所應負起的責任，或鬆弛了許多人會爲它犧牲而行動黨也致力於推動的進步運動。

腕」，人民是看得一清二楚，半點也不模糊。然而，這些人爲什麼要在民族間製造謠言，混淆事實呢？爲什麼？

不平則鳴，這是非常淺顯的道理，在一個不公平不合理的社會，則會產生富者與貧者間的衝突，在一個多元民族的社會裏，民族問題的產生，根本是由于反動者施行不民主，不平等的民族政策的結果。這種作法的動機是非常惡毒的，對殖民統治者來說，它是要激起民族間的不和，進而產生內亂，從中收漁人之利。對國內反動統治者來說，它是企圖阻撓和破壞各民族被壓迫羣衆的大團結和壯大，以便鞏固其統治地位。但是他們的目的終歸要失敗！

在一個多元民族的社會的政府領導人，只有真誠和切實執行民族平等政策，才能真正解決民族問題，倘若聯盟政府能俯順民情，放棄「英文至上」的政策，以及平等對待各民族教育，這樣，任何「政客」將打動不了人民的心，各部長先生不是可以高枕無憂了嗎？

• 民 •

聯邦教育問題，並不因報章登載對於教育政策不滿的消息，而平靜下來。實際上，對教育政策的批評和不滿的情緒有日益高漲之勢，其程度多少可從近來聯邦市，地方議會的選舉中看出。

1960年的達立教育檢討報告書，有二大根本缺點是：(一)施行「英文至上」的政策；(二)1962年起令所有華、印文中學改制爲「國民中學」(英文中學)，及政府舉行的考試，應以官方語文之一出題及作答。

華、印、巫三大民族對聯盟政府施行「英文至上」的教育政策是堅決反對的。因爲，首先它是有失國格和有損民族尊嚴的。其次，雖說英文是種「優秀的語文」，但是它總是外國的語文，強制國民學習及使用，高居我國任何民族語文之上，成爲我國教育體系中之主流，這是倒行逆施，不符國民教育之真諦的措施。巫文時代前驅報曾指出聯盟之教育政策，注重英文的政策，是會因此阻礙國語教育的發展。并極力主張放棄此種政策，願聯盟政府能俯順民情，聽取民意，切實地放棄「英文至上」的教育政策。

由於聯盟教育政策，本質上與過去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沒有多大差別，因此，引起華、印族的不安是難於避免的。主要的原因是民族教育得不到平等對待，民族文化的發展遭受到嚴重的威脅。於是，華、印族繼續爭取殖民時代留下來未獲解決的民族教育問題。他們的動機是純正和善良，態度是誠懇又明確，華族同胞對我國教育問題的願望，是各民族教育平等和自由地發展。他們尊重他族的文化和教育，并且寄望他族也以同樣

的態度相待，大家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原則下，和睦相處，共同建設繁榮強盛的馬來亞國！他們不是沙文主義者，他們是忠心耿耿地效忠咱們的祖國——馬來亞，事實說明了一切，是不容再置疑，華族基於民族平等和公民的基本權利的原則，要求民族教育應得到平等待遇和自由的發展，同時承認巫語爲我國之國語，敦促當局大力和迅速發展國語教育，進而改變殖民統治時代

放棄「英文至上」的政策 平等對待各民族教育

民的意見目前又受上層的牽制，無法真正表達出其心語，認識了此點，我們將會正確地看出馬來同胞不是種族主義者，沙文主義者，或者消滅其他民族文化教育的意圖。其實，造成目前情況的真正原因，却是因爲少數馬來同胞過去受殖民統治者的分化政策的影响太深，另方面不可忽視的是，少數馬來貴族爲了鞏固其支配馬來平民的地位，進行撒播一些足以激起馬來同

胞對華人不滿和猜疑的謠言，以便轉移馬來平民不滿現狀的視線和鬥爭的目標。由於這樣，至今馬來同胞中也有對華族產生猜疑和恐懼的心理，但是，這些總有被消除的一天。隨著時日的消逝，馬來平民，覺悟性普遍地提高，將會增進他們對現狀的進一步認識，以判別出誰是敵？誰是友？那時，馬來同胞突破當前的障礙，民族間的猜疑和恐懼勢必根除掉。華族同胞的要求也必然不再成爲爭論的焦點。今天，我們同時清楚認識到：凡同情華印族的要求者是沙文主義，和種族主義的人，就是民族間的挑撥者，是真正的說謊者。這些人一方面在馬來同胞面前宣傳說：華人爭取華文教育的地位，是因爲他們要消滅馬來族文化，……另方面在華人的面前則撒謊：我們是真正維護華文教育的，我們代表三大民族的利益，……某某才是要消滅華文教育……。不管這些人怎樣要其「政治手

聯合邦市議會的選舉

· 弄放 ·

地方政府全面民選的重大意義

在我國聯盟政府應用其特權宣佈全國性市議會選舉展延一年而告期滿以後，隨着在三月廿一日森美蘭州芙蓉市選最先提名，全國性市選的戰火終於爆發了。遍佈在我國各州的舊市議會都先後紛紛解散而展開了新的、全部席位的競選角逐了。

如所週知，這一次市、地方議會選舉是全國性的而且是全面性的。在我國十一州里大小市議會或縣議會總共有五十個之多。計開：森美蘭州兩個、吡叻州七個、馬六甲州四個、玻璃市一個、檳城七個、彭亨州六個、吉蘭丹州七個、柔佛州八個、吉打州三個、雪蘭莪州一個、丁加奴州四個。在這五十個市、地方議會里的全部席位，皆為民選，這是我國獲得獨立三年多以來的首次，也是自從一九五〇年地方政府選舉法令頒行以來破天荒的第一遭。因此，五十個地方政府的選舉及產生，雖屬地方性的競選角逐，但是，它却具有着重大的意義——往後三年里，地方政府行政的優劣，人民的福利是否得到充分的謀求和照顧，決定于這一次的全面選舉。尤有進者，市議會是管轄着每一個市鎮的行政的，其行政雖屬地方性質，看來政治色彩不濃，對政治的影響也不大，但是，事實却不然。顧名思義，市議會既是屬地方政府所管轄，它同地方人民都發生着密切的關係，其對人民日常生活的影响比國會及州議會的影响來得大，因為「政治問題，就是生活問題」。要加強我國人民對議會民主制度的信心，要促使民主政治穩健地向前發展，有賴對人民日常生活的改善，以及對其切身福利的謀求。在這方面，掌握地方行政的市議會無形中扮演重要角色，間接地給予民主政治重大的影响。

此外，由于議會民主制在我國的推行只不過是獨立以後的事，在這短短的幾年內，可說是方興未艾，而民主政治的真諦在于各政黨享有「機會均等」進行「和平競爭」。這次市議會的全國性及全面性的選舉，雖屬地方性質，但是，除了執政黨聯盟之外，其他在野的反對黨都再三地宣稱，只要有機會，他們決心改革舊的市議會，而建立廉潔、公平、合理、及效率的新的市議會，因此，在民主政治的推行下，來一個全面性的選舉，就具有着更深一層的意義了。在朝的執政黨，可以試驗一下，人民是否對其仍具信心，在野的反對黨則可一試他們所提出的政策綱領是否符合民意，能否得到人民的熱烈支持。在這一大試驗以後，不論在朝在野的政黨，他們何去何從？都可在選舉後從新估計，從新策劃，決定未來自己所應走的道路。

瞭解了以上各點，此次全國性的市議會選舉的重大意義，便昭然若揭了。

全國性市選前的情況

在這次全國性市選前的形勢

是怎麼樣的呢？也就是說在五十個市議會範圍里各政黨的勢力究竟如何？

如所週知，除了檳城喬治市之議會為社陣執政，吡叻州的怡保市議會被人民進步所掌握外，其他的市議會幾乎全部由聯盟所控制。

根據地方政府選舉法令的頒行，全國性的選舉本應在去年舉行，然而由于聯盟援引其特權而展延至今年三月下旬方行開始舉行。由此，在野的各個反對黨都有所責怪煩言，由于各反對黨早已在一年前即已作市議會競選的準備工作，所以在此全面性選舉前早已籌備就緒，嚴兵以待。尤其是在野最大反對黨——社陣，更是聲勢赫赫，宣言除了繼續要爭取檳城的喬治市議會的執政外，更準備在其勢力強盛的城市中爭取執政權。

選舉前，除檳城喬治市、吡叻州的怡保、森美蘭州的芙蓉，這幾個地區的市議會受人關注外，更令人矚目的是首都吉隆坡自治市的市議會了。誰如果能掌握首都的市議會，其影响力是比任何一州的任何一個市議會的影响力量要超過無數倍，聯盟政府似乎比任何人更清楚這種利害關係，因此，在舉行選舉的前夕通過了「聯合邦首都法令」，在今年三月廿九日，首都自治市議會舉行最後的一次會議後便宣告解散。從四月一日起，成立了十二年的自治市議會便由中央政府直接管制。政府所持的理由是：「吉隆坡居于國都的地位，其行政由中央政府直接管制，較為妥當。……」（1961年3月29日星洲日報南洋版）聯盟政府這一措施，遭受到反對黨激烈的反對和抨擊。社陣指責聯盟政府在「戰前五分鐘，深深恐懼社陣會在吉隆坡市民的支持與擁護下成為執政黨，所以要使出這種「潑辣辣」的「胆寒心虛，不敢一戰」的違反民意的非君子決定的手段。」（1961年4月份火焰報社論）此外，也有人「把它說為「開倒車」的措施，也有人把它形容做「倒拔時鐘」的步驟。」（1961年3月29日星洲日報南洋版）。

抨擊儘管抨擊，不滿和反對也是另外一回事，總之，法令通過了，首都自治市議會終究是要解散而被接管的。全國其他市議會的選舉也并不因此而受影響，各政黨準備競選的工作，也沒因此而告停頓。反之，整個競選運動却是一州隨着一州如火如荼地展開。

在各州市議會競選先後提名後，各政黨都印就了大量的宣言、告選民書、標語、候選人玉照及其他宣傳品，大量地出現在各市鎮的街頭巷尾、馬路上和樹上，顯出了琳瑯滿目。競選更進一步的工作是拜訪選民、召開羣眾大會，各種宣傳品不斷投入選民的手中。有些地區、其競選的熱潮比起國會大選來，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總之，在整個競選宣傳運動中，作為過去市議會的執政者，乃儘量宣揚他們過去執政期間為市民服務的成績，列舉出他們所完成的事

項。在反對黨方面，則一致指出，過去遍全國的市議會除了檳城的喬治市、吡叻的怡保分別由社陣及進步黨執政外，其餘的市議會一概被聯盟所掌握，因此聯盟的市議員便藉着這個優勢，把市議會變成了貪污和舞弊的機關，「市議員」的銜頭變成了升官發財，提高名譽和地位的一種手段，人民的利益完全被擯棄在一邊。反對黨更在羣眾大會上指責聯盟政府在市議會里不但沒有履行為人民謀福利的宗旨，反而把它變成了剝削人民的工具，市議會的官員和公務員，不但沒有為人民服務，却處處擺起官僚的架子，對人民呵責和無理！他們總括指出，在聯盟控制下的市議會變得貪污和無能，根本沒有發揮為人民服務的效能。因此，反對黨宣言，他們準備在競選角逐中成為執政黨或强有力的反對黨，決心改革舊的市議會，建立公平、廉潔、有效能的新的市議會。

反對黨除了作這些批評和指責外，當然還涉及許許多多有關獨立以來聯盟政府施政的批評，以及企圖消滅華文教育的問題，但是，整個問題的中心，還是放在有關市議會上。

在聯盟的羣眾大會方面，多數指斥反對黨的批評為「無稽」和「不負責任者」，另一方面，它也極力為自己的施政措施辯護，並列舉出過去施政的成績。

總而言之，以往在聯盟執政下的市議會是否貪污、無能？是否有真正為人民服務？市民們是否依賴反對黨有足夠的能力去建立公平、廉潔、有效能的市議會？這一連串的問題，在市民們的心中，乃見仁見智者，大家聽完了彼此的宣傳和批評，早已胸有成竹，一俟投票選舉結果，便可告分曉。

選舉結果顯示民主政治邁步向前

正如一般人在競選前對芙蓉、怡保、喬治市所矚目一樣，各政黨競選角鬥的結果，這幾個地方仍然是令人矚目。

芙蓉競選的結果，也正如它最先提名一樣，其消息是最先傳佈我國每一角落的。四月廿二日晚開票的結果揭示了，以前馬華公會退黨領袖陳世英先生為首的獨立集團，獲得了巨大的勝利，在十五個選區中，獲得了九個席位，聯盟得四席，社陣得二席。

檳城市鄉議會競選的結果，社陣在喬治市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在十五席中佔了十四席，聯盟得一席，社陣仍然是喬治市的執政者。在鄉議會中，聯盟則佔優勢獲得十五席中的十三席，其餘兩席為社陣所得。

在吡叻州的怡保，人民進步黨在十八席中取得了十六席的優勝而仍然是該市議會的執政者，聯盟僅取得兩席而已。

馬六甲市議會選舉的結果，社陣與聯盟平分秋色，在十二席中各得五席，其餘兩席歸于馬來亞黨。

隨着六月十九日新市議會中選出社陣的陳傳文先生為主席後，社陣遂自動地成為馬六甲市議會的當然執政黨，于是這個市議會又成為全馬人民所矚目了。

除了以上四個市議會為在野的反對黨所執政之外，另外引人矚目的一個市議會是柔佛州的居鑾，在十二席位的角逐中，社陣與聯盟各得五席，其餘二席歸獨立人士，根據一般觀察，由于社陣獲得獨立人士的支持，因此很有可能成為該市議會的執政者。

如果社陣成為居鑾市議會執政者，那麼，在全馬五十個議會中，反對黨已掌握了五個。以表面的數量來看，這是微不足道的，它僅佔五十個議會總數的十分之一吧了。但是，如果我們從全面以及深一層去看，則話又不能這麼說了，雖然在許多市議會的提名競選中，聯盟的許多候選人因為無對手而宣告不勞而獲，但是在有反對黨參與角逐的選區中，如果我們將候選人各得的票數作進一步的估計和比較，我們則不難發現，在聯盟獲得執政權的市議會里，其中選的候選人雖然比反對黨為多，可是其所得的總票數，却往往比反對黨所得的票數為少。這種現象發生在熱鬧的市區，尤其是聯盟同最大的反對黨社陣的對壘中極為普遍。例如：根據報上登載，在柔佛州新山一地，社陣在十四個席位中派出十位候選人與聯盟角逐，在這十個選區中競選的結果，社陣得四個席位，聯盟得六個席位。但社陣十位候選人所得的總票數為5942票，聯盟的十位候選人所得票數為5752票，因此，社陣所得的總票數實比聯盟所得多出了

190票。從這一例子中，說明市議會競選結果，反對黨的勢力是比以前更大地增長了并不是沒有根據的。尤其是社陣，在這一次市議會全面選舉中，它的勢力幾乎伸張到每一州的角落，並且在許多較大的城市中建立了它的據點。

在實施議會民主制度下，反對黨勢力有原則地增長并不是一件壞的事情，相反的，它却是一件好的事情。因為在實施議會民主制度之下，只要反對黨勢力的增強是符合和平民主的程序，這是大大地有助於促進民主政治向前發展的。否則，一黨一派專政，那才是不良的現象，有違議會民主制的精神。

在這一次全國性五十個市議會的選舉中，除了五月廿四日晚新山市選開票揭曉後在馬華公會大門前發生小小的騷亂事件外，值得我國人民慶幸的是，在其他的市選中，絕大多數的競選都是在安靜和平的氣氛中舉行。更值得我國人民自豪的是，在這次全面性的市選中，種族性的政黨已遭受到人民的唾棄而將其拋諸市議會的大門外。這顯示了，我國人民的政治覺悟已一天比一天提高，任何欺詐，誘惑已逐漸蒙騙不了人民雪亮的眼睛！

總之，這次全國性市選的結果，生動地說明了我國的民主政治正在穩步向前邁進！它更強有力地顯示了，誰是真正為我國人民服務的政黨，就必然得到人民熱烈的支持和擁護！誰要是夢想貪污，欺詐和蒙騙人民，總有一天它是無法在人民的面前站得住腳的！

選舉過去了，往後的三年，就是各政黨在人民中的考驗！

一九六一年六月

團結全馬的左翼力量

杜進才博士指出：「新加坡聯盟的成立，正說明了馬來亞政治是單一的，不可分割的。因此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政黨的人民行動黨，也有責任去團結馬來亞的社會主義力量。」這種分析，這種看法，當然是正確和受歡迎的。

誠如大家所認識到的：今天新加坡成立的聯盟，是說明右派的勢力，正在一個泛馬性的基礎上鞏固他們的地位。右翼反動派的在本邦死灰復燃，並且結合及借助他方面勢力，重振旗鼓，妄想東山再起，掌握政壇，而進行它的摧殘人民力量的一貫作法，和走上它的違背人民利益，違背歷史的道路。右派的這些妄想或企圖，無法實現是可肯定的，今天右翼的放肆行為，啟示我們全面團結全馬的社會主義力量，或說成全馬左翼大團結的重要性。不正像杜博士所說的：是我們的責任！以便給右翼予一個打落水狗。

因為，我們不可能，也不應該將本邦聯盟的成立，理解為他們是在為星馬統一佈置條件；或

認為他們的作法會為星馬統一帶來好處或更陷入「不要給他們打擊到我們的目標」的幻景中。（他們乃指該聯盟）如果有這樣想法，將會削弱我們本身的反殖鬥爭情緒，而引起向他們「求同存異」而想入非非。

右翼的本質決定了它的想法、看法、作法與左翼沒有共同點，也沒有調和的餘地，正如資本家與工人的利益是衝突的一樣。所以右派的復辟，只有對左翼力量的摧殘。不論近鄰或遠交的國家都足以借証。

所以，今天我們要加強反殖運動，打擊右翼，除了強調本邦左翼力量大團結外，也有必要團結聯合邦的社會主義力量。居于共同的本質，共同的願望和目標，全馬社會主義力量便可團結在同一的堅強基礎上。這樣，無疑將大大地加強了當前的反殖民力量，而且也為星馬統一推前一步。

團結全馬社會主義的力量，是符合人民的願望，才是正確的道路。

· 甯 ·

論我國的民族團結問題

——馬連華——

一個關係重大的問題

我國是多元民族的國家，在我國，正如在其他多民族的國家一樣，民族問題一直是人們最關心，而且也是爭辯得最熱烈的問題之一。

公開的民族分離主義者，公開提倡各民族應該分裂，互相殘殺的極端沙文主義者，是少有的。因為在多民族組成的國家裏，特別是像馬來亞這樣一個新興的小國裏，民族之間的對立，衝突所可能帶來的災禍是太明顯不過了。所以，除非是劣蹟昭彰的政客，就沒有人要開自己的玩笑，來鼓吹我國各民族人民應該自相殘殺。

但是，隱蔽的沙文主義者是有，標榜民族團結，實則售賣沙文主義貨色的人，也是有的。民族問題畢竟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由於集團利害關係和政見不同，對民族問題的看法當然也就不盡相同，有的人假民族團結之名，而行民族分裂之實，有的人探尋民族團結的途徑，却誤入沙文主義之迷途（正所謂好人難做，有好的動機却得到了壞的結果）……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正因為衆議紛紛，莫衷一是，而民族問題又是關係我國人民命運至為重大的問題，所以，來一個深入的討論，看來是完全有必要的。

任何關心國家利益的人，相信都會採取開明的態度，歡迎對這個問題展開深入的，符合民主精神的討論，把是非弄個一清二楚。

先從東南亞的排華談起

有人怵目惊心於東南亞排華的洶湧浪潮，擔憂我國的兩大民族不能團結合作，因此悲從中來，不禁大聲疾呼曰：「我們能够在多種族制度下繼續地生存下來嗎？」於是乎，「融合」一個民族，製造一個民族，就這樣地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根據東南亞華人的遭遇，就得出結論說：華人如果不想被排斥，惟一的出路就是不會拒絕「同化」，否則，就是自討苦吃，自取滅亡云云。這種說法是不是完全正確呢？

讓我們來攷察一下

東南亞各國的排華運動，是一股政治上的逆流，是一些國家的反動派，為了轉移其國內人民的視線，為了解決其本身的困難而煽風放火搞出來的政治把戲。所以，排華運動實際上就是一種政治迫害運動，實行的就是民族壓迫政策。一個

國家內佔統治地位的大民族，用排斥，驅逐等等凶暴手段來對付少數民族，實行民族吞併政策，實質上就是民族沙文主義，也就是狹隘的民族主義。但是，有些人採取什麼態度來看待這種民族主義呢？我們所聽到的不是義正辭嚴地斥責這種排外的狹隘民族主義；相反地，却聽到他們好像跟狹隘民族主義者同一個聲音似地攻擊被迫害的民族「不識時務」，「活該」……。他們對馬來亞華族的告誡就是：在這種民族主義（實際上是沙文主義）的浪潮之下，你們如果要避免被排斥，就要「知死」一點，不能拒絕被「同化」，否則，就悔之晚矣……！

被人排斥的是「活該」，而排斥他人的是「應該」，這是一種什麼哲學呢？姑勿論它，顯而易見的是，這種論調從常識上來判斷就知道它是不正確的！

東南亞排華的原因

東南亞一些國家發生的排華運動，從國際上看，是殖民主義者重振旗鼓，製造國際緊張局勢和分裂亞非國家團結的大陰謀；從一國範圍內來看，則是這些國家的反動派，實行民族沙文主義政策，剝奪少數民族的民主權利，以排斥，壓迫，吞併的政策，來代替各民族團結，合作的民主政策的結果。政治上愈民主的國家，則民族糾紛就愈少；相反的，政治上愈落後，愈反動的國家，則民族糾紛愈嚴重。這是目前時局發展中的現實。但是，有一些人不知道是看不到，還是故意避開問題的實質不談，竟然以同情這些國家的沙文主義者的口氣說：「好在這些國家（指菲律賓、泰國）里未被同化的種族數量極少，所以尚不致引起流血事件」。這些論調，顯然是以民族「同化」政策（實際上就是民族吞併政策）是正確和合理作為前提的。我們看不到他們對民族排他政策的責難；相反地，却和這些民族沙文主義者站在同一個立場上，把這些國家所發生着的排華事件用來恐嚇這裏的華人，要他們知所警戒，不要像那些國家的華人一樣，到頭來也被人排斥（？）。這種對一般社會現象不作任何本質分析的手法，或者是迷惑于事物的表面現象，被表面現象嚇倒的態度，是既說服不了別人，也瞞不了自己的。

華族根本沒有被排斥的道理

如果東南亞各國的華人沒有被排斥，驅逐和迫害的理由；那麼，

馬來亞的華族就更沒有被排斥，驅逐的理由了。因為：

第一，這裏的華人絕大多數都是馬來亞人，是以馬來亞為效忠對象的公民；而東南亞各國的許多華人還只是「外僑」，是效忠中國的公民。

第二，馬來亞華人是馬來亞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個組成部份，是馬來亞的華族。就數量上來說，不是少數民族。各民族人民只有携手合作，融洽共處，才能促進馬來亞的繁榮和發展。民族的分裂，衝突，不但是華族的不幸，同時也是各民族人民的大不幸。

第三，馬來亞的歷史証明，華族不只是在開發與建設馬來亞的經濟生活方面，有過巨大的貢獻，而且，在反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運動中，華族也和其他民族一樣，團結在一起，為了國家的利益而共同奮鬥。說馬來亞的華族只知效忠外國，沒有馬來亞意識，把華族的問題說成只是種族的問題，因而不想根據民族平等的原則來解決馬來亞的多元民族問題，是完全說不過去的。

最後，馬來亞民族所要求的，只是民族平等和徹底的民主權利，包括使用和學習本民族的語文的權利在內，此外，並沒有要求甚麼「特權」。

由此可見，把馬來亞的華族和東南亞的華人等同起來看，拿來作機械的類比，不把馬來亞的華族面對的問題看作民族問題，片面地要求人為的民族「同化」，片面地要求製造一個民族，恰恰就是站在沙文主義的立場上看問題，它的實際後果就是：為狹隘的民族主義（沙文主義）張目製造民族之間的緊張關係，釀成民族衝突的災禍。

促進民族團結的道路

據說製造一個民族，是為了實現「種族」團結的理想。如果是這樣，這種主觀願望的確是應該表揚和鼓勵的。但是，好的動機並不一定就有好的實際效果，為什麼呢？讓我們來研究研究吧。

促成民族團結的主要因素，從常識上來理解，只有一句話：「互相尊重，大家平等。」用政治上的術語來說，就是國家的徹底民主化，實行各民族真正自由平等的政策。只有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才談得上互相尊重，友好合作，和睦共處。從實踐上來說，就是各民族

都能够同樣地享受徹底的民主權利，廢除只有利于某一民族而有損於其他民族的特權。不只是在憲法上規定，而且要在物質上保障各民族學習和使用其本民族語文的權利（即母語教育的權利）。應利用國家的權力，取締種族主義的宣傳和活動，鼓吹各民族之間的友好合作，促進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各民族中的大多數勞動人民，他們的利益是一致的，我們應該強調這些共同的利益，並為了實現這些各民族勞動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並肩作戰，共同奮鬥，從共同的奮鬥中更進一步加強與鞏固各民族團結，而不應處處強調某些可以彌補的歧異。

總之，只要真正的做到民主，平等，做到互相尊重彼此的語言，文化，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則各民族在反殖民主義和建國的共同利益之下，沒有不能團結互助的理由。

多民族的團結是不可能的？

我們是相信各民族人民能够友好共處的，馬來亞的歷史事實就証明了這一點。說什麼殖民主義者走了之後，馬來亞各民族人民就可能自相殘殺起來，對民族團結採取這樣悲觀的態度，對人民這樣毫無信心，可以說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我們知道：世界上不只是馬來亞才是多元民族的國家；而且有許多國家，民族成分的複雜，比起我國來又何止十倍，百倍？就是民族發展不平衡的現象，也不是馬來亞所可比擬的。為甚麼這許多國家，都能維持很好的民族團結，而偏偏馬來亞只有兩個主要的民族，就不能保持民族團結呢？

有人一談到民族問題，就「談虎色變」地舉東南亞的國家來作例子；而且，一點也不加以分析，就作出籠統的結論說：多元民族的團結是不可能的。果然是真的不可能麼？為什麼我們不把眼界放得寬廣一些？為什麼不舉先進國家民族團結的例子，而偏偏要舉落後國家民族不團結的例子呢？為什麼不要向前看而偏偏要向後看呢？如果這些人對這些問題和現象（團結的與不團結的），能够客觀地下一番鑽研的功夫，作一些合乎邏輯的分析，就不難發現這樣一條真理：凡是民主化比較徹底和先進的國家，民族就不成為嚴重的問題；相反的，凡是比較落後和不民主或假民主的國家，民族就成為嚴重的政治問

題（甚至于是危機）。關鍵在那里呢？關鍵就在于我們前面所說過的，民主不民主，平等不平等。如果國家是民主的（至少像瑞士，芬蘭和加拿大那樣），各民族的地位很公平，那麼各個民族就一定能够團結，多元民族的國家也一定能够統一。

強制同化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如果我們不走上面所說的道路——即國家民主化和各民族人民真正平等的道路，而走另一條道路——即強制「同化」的道路，製造一個民族的道路，行不行呢？能不能解決民族的團結問題呢？

不能，人工實行的民族「同化」，實際上就是要求一個民族放棄他們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去接受另一個民族的語言和文化，就是主張一個民族被另一個民族所「同化」，換句話說：就是主張民族吞併政策。

歷史上雖然發生過強大的民族吞併和同化了較落後民族的事實，可是，在現代的歷史條件下，特別是民族自由平等的觀念深入人心的今天，要採取吞併或所謂人工「同化」的政策，來一勞永逸地解決民族問題，不但是徒勞的，而且是有害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兩個強國——日本和德國，都曾經採取過民族吞併的政策，強迫各個被統治的民族學習日文或德文，把日文或德文當作「國語」，而剝奪其他民族學習母語的權利，企圖採用人為的方法來製造一個單一的「大和民族」和「德意志民族」，但是，這兩個近代的法西斯惡魔，結果都遭到了悲慘的厄運。它們還沒有來得及塑造成「單一民族」，却已經被自己煽動起來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怒火吞滅了。

當然，過去發生過的例子只不過是作為一種借鏡而已，並不是說，現在有些主張「塑造單一民族」的人士們，他們的想法和作法也跟日、德法西斯一樣。其實，他們的心地是很好的，主觀願望是希望搞好民族關係的，只是這一點，就萬萬不能和過去法西斯的做法相提並論。可是，正因為這些人求善心切，有時也就難免疏忽了歷史所遺留給我們的教訓，因而忘記了正是人為的民族同化政策為我們帶來了民族間的永世紛爭。

（轉入第十一版）

美國對寮國的政治干預

華盛頓三月廿五日：

美在寮國周圍，佈半圓形火線。第七艦隊集結印度支那半島領海，陸軍空軍將隨時開動。

三月十四日美聯電：

美十五架直昇飛機供應富米軍。基地設在泰境烏隆，由美人駕駛運兵員。

華盛頓三月廿四日：

美參議員威里說：「美或將派兵赴寮」。

莫斯科三月廿五日電：

美五千名軍隊準備赴寮作戰。

曼谷三月廿五日路透電：

以美國為首的東南亞公約國廿七日在曼谷召開外長會議，計劃干預寮局。

四月八日美聯電：

美國務卿魯斯克促永珍政界，進行籌組擴大政府。

永珍四月十日美聯電：

運武器投達安傘兵，一架美國直昇機遭地面炮火擊中。

永珍四月廿四日合衆電：

旺永爭奪戰中，自由寮俘獲三名美軍官。

東京四月廿四日美聯電：

周恩來針對美國最近在寮國設立軍援顧問之事，宣稱：「這是美國準備直接介入寮國內戰而採取的一項嚴重步驟。」

東京四月廿五日美聯電：

北京發表富瑪與周恩來的聯合公報：「雙方認為寮國目前之嚴重局勢，乃為以美國為首之東南亞公約組織集團之若干會員國、支持反叛份子（蓬安政

府）破壞日內瓦協定，及干涉寮國內政之結果」。

華盛頓四月廿七日美聯電：

美國務院於廿六日宣稱，美國將繼續以軍事裝備供給寮國蓬安軍直至寮國停火實現為止。

華盛頓四月廿七日路透電：

美國務院發言人懷特拒絕中共提出之要求，撤回軍事顧問團。

四月廿八日路透電：

美國擬向聯合國提出寮國內政問題。

華盛頓四月廿九日合衆電：

肯尼迪緊急召開國家安全會議，決定應否出兵寮國。

馬尼拉五月二日美聯電：

東約機構在英屬北婆羅洲之海岸舉行軍事演習，美第七艦亦參加。

華盛頓五月六日美聯電：

美新聞官員稱：「美國目前繼續援助蓬安軍隊。」

莫斯科五月十八日合衆電：

蘇聯塔斯社聲稱：「美利用寮停火，重整蓬安軍隊。圖攻素旺。」

東京五月廿日美聯電：

富瑪指控泰與南越，派軍參加蓬安部，準備進攻左翼軍。呼籲日內瓦會議予阻止。

北京電台引述富瑪之聲明稱：

「上述報告顯示南越與泰國正企圖以各種方法破壞停火與寮國會議，堅持彼等對寮國之侵略。」

日內瓦五月廿四日路透電：

中國外長陳毅指責美國企圖對

寮國實行國際共管，而干涉寮國內政。彼稱：有自尊心之國家是不願參加此種共管之齷齪事業。

莫斯科五月廿五日路透電：

蘇聯消息報謂：美國與其盟國已「表示欲使日內瓦會議不涉及基本問題與保證寮國真正中

立與獨立之重要問題。

「美國在表面上贊成寮國成為中立與獨立國家，其實美國所認為的中立係含有異常特殊之意義，其可能與中立政策完全相反。」

日內瓦五月廿七日路透電：

自由寮代表汪維吉宣稱：自停火宣佈以來，美機曾侵犯自由寮領空五十次。在五月廿四日，一架美國C四六型機曾撞毀在桑怒區內。美國與蓬安政府

正在設法破壞日內瓦會議及擄芒談判，並正在準備對自由寮與富瑪發動新攻擊。

河內六月一日路透電：

富瑪致牒文與河內英蘇大使，抗議右翼軍破壞停火。此篇聲明譴責：「東南亞軍事集團，尤其是美國，曾派新的軍事顧問團，更多之軍備與軍用飛機至寮國。泰國與南越亦派新的軍隊至寮國，準備發動強大攻勢。」

美國圖謀破壞日內瓦會議

，說需指示。

日內瓦五月十四日路透電：

自由寮代表團團長聲明謂倘屬觀察員身份，彼等決不出席會議。渠稱：「吾人乃為國內之一大勢力。余欲鄭重聲明，為和平解決寮國問題計，富瑪親王政府之代表團與新寮愛國黨代表團必須參加會議。吾人之贊成富米蓬安幫代表團以平等地位參加會議，已算是吾人之遷就。」

寮國五月十五日美聯電：

蘇番諾旺稱：「美國拒絕承認或反對新寮愛國黨出席日內瓦會議之地位，顯然企圖拖延與破壞會議。」

日內瓦廿二日合衆電：

美國要證明自由寮未違犯停火令後，始提出對寮局解決計劃。

東京廿三日合衆電：

新華社引述富瑪之語稱：「日內瓦會議已遭受某些好戰份子之蓄意阻撓，彼等曾撕毀一九五四年之日內瓦協定，並在寮

國製造延長之緊急局勢，現正以種種方法試圖阻止目前日內瓦會議及擄芒之三邊談判。富瑪指責此等好戰份子正運大量武器及軍事人員進入寮國，並煽動寮國黨在寮國許多地區內違犯停火令。彼等此種作為，目的仍在阻止寮國達到和平與中立。

日內瓦五月廿六日美聯電：

因美國誇大防戰復發事件，會議無以召開。

日內瓦五月廿七日：

會議僵持。

日內瓦五月廿九日路透電：

會議再展兩日。

日內瓦五月卅一日路透電：

會議復會。討論停火問題。

日內瓦六月一日路透電：

自由寮代表稱：美國監督停火，目的乃在阻撓會議。彼促會議開始討論蘇聯主張中立寮國及撤退外國軍隊之建議。

(轉入第十三版)

美援在南越

——小甯——

受美國駕馭的老撾，終於發出了無比威力；將美國嚇得魂不附體。促成老撾中立、獨立、統一的日內瓦會議成功召開，使美國從此以後更難在老撾施展其技倆。眼見在老撾損人利己的形勢恢復無望之際，只好痛定思痛，另尋出路。不幸被它認為印支第二防線的南越，成了它的唯一「靠山」。怪怪美副總統在倉促間踉蹌地「旅行」東南亞，並專程到西貢逗留三天，據約翰遜說：目的在於加強援助以充實軍事力量。

我們知道，南越原是得天獨厚的「魚米之鄉」，戰前，其米產量除供居民自足外，每年尚可輸出一百卅萬噸，是南越經濟主要來源之一。戰後的美援照理應加強南越的經濟地位才是。可是，實事不然，美援不僅沒有給南越帶來米穀生產的躍進，反而減產將近一半。加上荒旱歉收的影響，有時政府甚至下令停止出口。據「西貢經濟月刊」報導，在情況良好下，輸出米糧至多僅等於戰前的七分之一強。這種每況愈下的情景，不免給素靠米糧出口自存的南越經濟，遭到慘重的損失。為什麼美援沒有給南越帶來好處，反而帶來了經濟危機，農工生產品遽急減退，一般購買力遽急下降以及其他難以名狀的弊病呢！

原來，美國在日內瓦協定簽署後四年給南越的商業性援助達八億美元。然而，這龐大數目却如西貢

出版的「自由越人」報導一樣：「一九五四年以來八億美元的經援，差不多全部消耗在國防和治安上，這經援沒有創立任何工廠以吸收成千累萬的失業工人。如果美援曾經給我們帶來一點兒虛構的繁榮景象，那便是奢侈品的泛濫街頭，高官富貴的賈商的華麗汽車給行人揚塵濺水而已。」

若說得清楚一點，那便是華盛頓每年給南越的美援中，百分之八十撥作軍費；百分之二十為經濟援助，但20%中之18%又死於購買美國的消費品，其餘2%可能早已悄然落入統治階級的私囊中了。由於美國的經援是用生產過剩的農工產品來作價。因而使南越經濟益發惡化。如一九五七年美國向南越市場傾銷紡織品達二萬八千五百五十二噸。這龐大的紡織品進口，扼殺了南越的脆弱紡織業，同時摧殘了棉花種植業，使80%的紡織工人便這樣地陷入失業惡境裏。這單是看紡織業方面，其他如糖業不振，和美貨大量湧進市場也造成土貨滯銷。所以對於南越的工農業發展，美援根本是不發生任何作用的，而只有使南越增加對外貿易的赤字。據官方數字的透露，南越工人階層中，失業或半失業人數幾佔58%。實際數字相信還要高。

過去的美援對南越影響是如此，肯尼迪上台時的堅持增加對外援助，南越是否就因為受到增加援助

而受惠呢？讓我們用肯尼迪的國情咨文的實質來回答：

第一、肯尼迪是在美國戰後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中上台，他想用加緊國際緊張局勢，增加軍事開支的辦法，來解決或緩和國內越來越嚴重的經濟危機。

第二、肯尼迪是更加潑頭撒尾代表美國壟斷資本集團的利益的富豪和政客所組成的，因此，他特別熱心於使美國壟斷資本集團，尤其是從事軍事生產的壟斷資本集團保持高額利潤。

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美國對南越的援助，乃大部份是用于軍事上，對國民經濟不但無益，反而民生陷入饑餓的邊緣上，這種情況，益發嚴重化，然而政府的施政政策給人民的要求溫飽的回答只有獨裁與高壓。

在美英集團的勾結下，吳廷炎把權力集中于家族內，自當總統兼國防部長和陸軍統帥，他的弟弟為其親信顧問段麗旋（Tran Le Xuan 弟媳）操縱所謂婦女聯合會，段文宗（麗旋之父）掌握駐美大使大權。吳廷炎另一弟弟廷庚則負責內部安全事務，極盡鎮壓人民的能事，任何對政府政策批評或反對的人，都遭到入獄或捕入集中營的同樣命運，目前在獄中，集中營人數已超過五十萬人，莫怪一家法文雜誌寫道：「吳廷炎正引導我們走向滅亡……他是法西斯的統治者

。」這說明了南越的情況正從壞走向更惡劣。

誠如上述，美援對南越經濟是不利的，加上獨裁政權的統治，和政府的「移民政策」的結果，造成農民無法耕種，經濟拮据難于生活不言而喻。于是人民為了求生，反獨裁，反壓迫，反對外來干涉的自由運動就在這樣的基礎上，迅速推進。前任部長及高級官員聯合下，發動政變，及人民之一連串示威，就此展開本年四月已有人數三十五萬人參加這次運動。這一切都給吳廷炎的政權莫大的威脅。

老撾作法引起美國的憂慮，吳廷炎政權的動搖，使美國不顧任何情況，決心直接干涉南越，傾全力以赴，加強美國在南越的實力地位。於是另一方面加強情報機關，搜集有關南越局勢的情報及活動資料。另一方面如美國參議員富布賴特在五月四日進見肯尼迪後透露，美國政府對南越進行直接的軍事干涉。這種粗暴的行為，莫非是讓自己站得穩現在南越的地位。以作為侵略東南亞其他國家的基礎。所以自一九五四年七月美國扶上吳廷炎以後，不斷破壞日內瓦協定，進行其擴軍備戰的工作，肯尼迪上台後，這些工作，只有加緊而沒有鬆懈，下面事實足以為証。

美國記者華爾特·布里格斯透露：「數以百計的美國職業游擊隊員在沖繩受訓，以八個人為一小隊

的這些專家時刻處於動員狀態，以便隨時到任何出事地點去組織和訓練當地的游擊隊。」美國便是以南越作為「戰術」的試驗場所。因此，美國在本年一月到三月間運進成千噸的戰火，及通過別個國家以「不能用」之軍火為名，贈送給南越大量武器，並派出二千名軍事人員到南越，進行其擴軍備戰。

西貢英文「越南時報」報導：「在一九六〇年中，美國曾在南越增建十三個「G級」軍用機場，它設備完善，可供雙引擎飛機在任何氣候條件下自由升降，美國還準備在今年增建六個軍用機場，計劃在年底「G級」軍用機場增至四十六個。

三月二十日，由美國的一家壟斷公司承包建造新山一機場，供「A級」噴氣式飛機降落跑道，意料明年年底竣工，其費用為五百二十萬美元。

擴軍備戰的進行，所耗費的款項，在南越經濟中所佔的比重逐日增大，這種耗費最終又轉嫁到人民身上，人民目前已是處於不堪言的貧困中，再加上這沉重的負擔，委實使人民難于生活下去了。

這種粗暴作法，具體說明了破壞日內瓦協定，加劇南越緊張局勢是誰所造成的。由於擴軍備戰的結果，必將危及亞洲的和平事業。因此，這是不容我們坐視，而應嚴厲加以譴責的！

葡萄牙在安哥拉的暴行 · 方人也 ·

安格拉是在非洲的西南部，平均高度在海拔1000公尺以上，她算得是高原地帶，面積大約是120多萬方公里，根據1958年的統計，安格拉的人口約有450多萬，其中葡萄牙人只有10萬左右，當地的主要民族是班圖人，黑白混種人大約有3萬人。

這一片比葡萄牙本國大13倍有餘的廣大土地上，有着豐富的水源，肥沃的土地，咖啡、棉花、甘蔗是她主要的農產品；礦產也極為豐富，鐵、石油、鉍、金剛鑽等是主要的礦藏，尤其是金剛鑽的出產量，佔世界第4位，年產達70萬克拉以上。

安格拉這個物產豐富的國家，自從1490年葡萄牙殖民者到來後，她就一天天地步向飢餓的道路上，由於殖民地統治者的不擇手段的迫害安格拉人民，用盡殘無人道的搜刮手段，掠奪安格拉人民的財產，使這富饒之國，變成爲飢餓之鄉，當1490年殖民者佔據安格拉後，英勇的安格拉人民，曾經把葡萄牙人從安格拉北部驅逐出去，後來，荷蘭人會一度佔領這富饒之國。但是，根據1884年，西方帝國主義者與殖民主義者，明目張胆地分割非洲的柏林會議，把安格拉劃分給葡萄牙，從那時起，安格拉人民就在葡萄牙殖民地統治者的鐵蹄下，過着非人的生活！

葡萄牙人在侵入安格拉的初期，即已表露其猙獰的面目，成千上萬的安格拉人民，被掠捕到美洲巴西等地去販賣。奴隸販賣，雖在1868年被宣佈禁止，但是殖民地統治者，並不因而放棄其販賣人口的勾當，相反的，葡萄牙殖民地統治者，却無恥地在1959年制定「土著勞動法令」，實行其所謂強迫勞動，企圖使奴隸制度合法化，這種變相的販賣奴隸的勾當的情形是這樣的：白人經營的種植園或礦場，如須要勞工，可向政府申請，政府即強迫酋長簽約，強硬地掠捕黑人供給這些需要，而美其名爲「契約勞工」。這些強硬被掠捕的勞工，被販賣到大公司所經營的種植園或礦地後，他們每天至少工作十二小時以上，挨受鞭打及帶着鎖鏈工作，這是司空見慣的，而每一個「契約勞工」每一天的工資，差不多是三個葡幣（約美金零點一元）。但是，這並不是淨賺的，他們還需要繳納人頭稅等稅務；雖然，安格拉的人民是處於這種悲慘的境地裏，但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官員，却把「徵募勞工」當着一條發財的道路，每徵募得一個奴隸，他們可得相當於一個奴隸七年的工資的報酬。這種殘酷剝削的手段，殺人不眨眼的勾當只有殖民地的創子手才能忍心去做！

由於葡萄牙對安格拉人民的迫害與掠奪，使安格拉人民簡直是生活在地獄裏一樣，然而，殘無人道的葡萄牙殖民者並不因此而滿足，相反的，他們更加兇猛殘酷的迫害安格拉人民。使安格拉的集中營比

學校還要多，監獄比醫院多，獄吏比看護多，加上各種疾病的流傳，安格拉已變成了一個地獄的國家了。

安格拉有六分之五的土地，是在「國中之國」的「安格拉鑽石公司」的控制下，美國資本的「莫三鼻給海灣公司」在安格拉已取得了12萬方公里地區的開採權，但是安格拉的人民，在殖民地的恐怖統治下，忍受着種種的迫害，但是，壓力越大，抵抗力就越強。

400多年來，安格拉人民就一直英勇地反抗殖民地的統治，1904年，安格拉人民就以實際的行動，表現了他們的英勇，他們在西南部的庫內尼沙畔，就一次地殲滅了數百個葡萄牙軍人。這一次的反抗，大大地鼓舞了安格拉人民的對抗統治者統治的決心！1948年至1949年間，安格拉人民再接再勵地，再一次的給以葡萄牙統治者一個慘重的打擊，他們光榮地佔據西南部薩達班德拉附近的據點，使他們反抗葡萄牙運動，再向前推進了一步；最近幾年來，安格拉人民要求民族獨立運動，已步向有組織的道路，英勇的、熱愛他們底祖國的安格拉人民，就會付出他們底鮮血，打開了監獄的門，放出了無辜的囚人。他們還攻破了殖民地主義者用來壓迫安格拉人民的軍火庫，奪取了軍火，把自己武裝起來，對抗殖民地統治者。雖然，葡萄牙殖民地統治者，出動了坦克車，飛機，凝固氣油彈等等毒辣的殺人武器來對付這民族獨立運動，但是，這並不能把燃燒着的民族要求獨立的火焰加以熄滅。儘管葡萄牙殖民地統治者用盡種種手段以掩飾其從本年3月15日以來的屠殺安格拉人民的罪行，但是，這種殘暴的野獸行爲，已引起了全世界公憤。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葡萄牙政府在安格拉所幹下的滔天罪惡是什麼？

葡萄牙的獨裁者沙拉查開除了國防部長後，親任該職，於是主持了屠殺安格拉人民的殘暴罪行。安格拉殖民地統治者爲了把安格拉問題掩起來，而不讓世人知道其真相，故自從今年3月15日大屠殺開始，就實行新聞封鎖，任何人都不能從安格拉直接報導那慘無天日的事情，就是記者，也得要離開安格拉後，才能把在安格拉所見到的空前殘酷屠殺的手段，報導於世界，就保守派「每日電訊報」的記者從剛果發出的消息說：一位葡萄牙軍官對我說：「我們好像打獵一樣，打殺黑人，消滅黑人是我們唯一的出路。」這些殺人魔王，法西斯匪徒式的野獸，把殺人當作是「打獵一樣」，其殘忍是我們所想像不到的，英國「每日鏡報」的一位記者，這樣地報導：有一位陸軍軍官對我說：「我估計我們已經殺了3萬黑人，現在大約還有10萬人與恐怖份子聯絡，在天晴季節，我們即將剷草除根，把他們殺盡，決不放棄半個。」殖民地統治者，盡是這

些喪盡天良的殺人魔王。葡萄牙在安格拉400年的統治，竟無暗天日到這個地步！

獨裁者沙拉查從1932年登台執政以來，統治了葡萄牙三十年，摧殘民主，抹殺自由，壓制進步力量，其本國的人民，也被壓得喘不過氣來，更何況是殖民地的人民呢！1951年，獨裁者把安格拉改爲行省，企圖永久佔安格拉，爲了達到其目的，於是，在安格拉實行最殘暴的魚肉安格拉人民的政策，大膽地把在葡萄牙沒受教育的白人流氓，移植到安格拉，從1951年至1961年間，安格拉的白人，從7萬9千人增加到20萬人以上，這些在葡萄牙原爲三餐不能飽的白人流氓，在殖民地政府的多方設法下，居然在安格拉渡其統治階級的優越生活，強硬地沒收黑人的土地，強迫原是土地主人的黑人當奴隸，僱農，這種剝奪人類基本人權，明目張胆的剝削行爲，是罄竹難書的。

葡萄牙人在安格拉的暴行，就連一向來都是慫恿，鼓勵殖民地政策與剝削制度的美國人，也不能不報導了。美國的「時代雜誌」，報導了廿二歲的黑人菲力斯在醫院追述葡萄牙軍隊殺人不眨眼的罪行：「葡萄牙軍隊在黑夜里，分坐7輛貨車，突然地來到黑人村里抓人，我和很多村民被抓了，他們把我們拉到河邊，一個個地槍斃。有一個葡萄牙兵從背後刺了我幾刀，以爲結束了我的生命，就把我踢進河里，我迷蒙中抓住了一顆樹幹，飄流到下游，才被救了！」這真是法西斯匪徒式的殺人手腕。

有一位英國傳教士，在安格拉傳教多年，最近奉葡軍的命令離開安格拉回到英國，到英國後，就在報章上發表了幾篇他在安格拉目睹的葡萄牙軍隊的殘暴行爲，他寫着：「很多在安格拉的白人，是沒有受教育的流氓，因此，他們嫉妒，痛恨會受教育的黑人，雖然，那只不過是佔黑人的百分之零七多吧了。但是，白人還總覺得葡萄牙是酸的，故處處故意爲難黑人。」

「有一位黑人來到白人衙門里自願調解黑人暴動事件，可是，軍警不由分說地，馬上把他痛打一頓，然後和其他黑人領袖捆在一起，集體拉到街上槍斃示衆。」

「有一羣逃避葡軍逮捕的黑人，在他們村子附近的叢林里，看見村子起了火，於是，派了兩名壯丁去察看，這兩名壯丁發現是軍警在放火燒村，馬上回頭就逃，不幸其中一人逃得慢，被軍警抓住了，當場剝光其衣服，用刺刀在他身上刺穿了許多傷口，把他的鼻子，陽具都割掉，然後把他的屍體吊在樹上！」殖民地統治者的這種殘殺無辜的行爲，確實是令人指髮的，世界有正義感的人民，誰能容忍這種殘暴行爲？

英國的報刊在六月廿日以第一頁的篇幅，登載了該報駐安格拉記

者在安格拉首都羅安達以電話訪問剛從安格拉北部，奉葡軍命令而離開的浸信會長老大格林非牧師的報導：「安格拉北部地區，今日已是闐無人煙，除了老弱不能走動的外，大部份居民已南下。葡軍到處縱火，使原是村格的地方，已變成焦土，葡萄牙當局已展開了火攻，準備像火燒野獸般地活活燒死他們，北部地區的辦草已高達6尺，兩季已過去了，這又是葡軍放火的機會了！」

葡萄牙殖民地統治者，在安格拉的暴行，已引起了世界人民的嚴厲譴責，亞非國家已在安理會中，表明了他們對安格拉問題的態度，黎巴嫩大使巴尼斯在安理會中說：

「葡萄牙人野蠻地殺戮安格拉領袖，對土著村莊作有系統的空襲，對安格拉居民進行謀殺，轟炸，虐待，以及未經審訊即行槍決的恐怖行爲，已嚴重地侵犯了人類的尊嚴，安格拉的局勢，已嚴重地威脅到國際和平與安全。」

是的，安格拉的局勢，已嚴重地威脅了國際和平與安全，安格拉的局勢，已引起了世界人民的注視，非洲大陸及世界各地區對於葡萄牙殖民地統治者在安格拉的大規模屠殺，以及種種殘忍不視的壓迫措施，已深切地，強烈地，反應了！

亞非43國在安理會提出的一項有關安格拉的問題提案中，明確地指出了，「凡是使各民族受外國壓制、統治、剝削，因而否定基本人權者，均是違反聯合國憲章，而且是阻礙了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的工作的進行，」並且，在提案中，更進一步地指出，「一切統治階層，必須立即採取步驟，不分種族，信仰或膚色，毫無條件地將一切政權交給這些地區的人民，以符合他們的原望及能够完全享獨立與自由。」

雖然，葡萄牙的代表，仍然是在詭辯着安格拉問題純粹是屬於葡國的內政問題，安理會無權過問，而事實確是很明顯的，安格拉問題是民族主義與殖民地主義的矛盾衝突的問題，是要求獨立自主與壓制自由的不調和的問題，是安格拉人民的人權受了嚴重的侵害的問題。錫蘭代表在安理會中說：「殖民地人民紛紛要求獨立是本世紀的事實，任何採取反對獨立之立場是妄然的。」他並且進一步地引証了1960年12月聯合國大會宣言中的一句話說：「各民族有自決並對武裝之措施，有進行武裝鬥爭之權力！」

印度代表也認爲，「葡萄牙當局與歐洲人從事於大規模的屠殺，尤其是對非洲人的屠殺。非洲人被殺者，盈千累萬，這一些血淋淋事實，並非是非洲人有什麼過失，如果硬要說他們是有過失的話，那麼，他們唯一的過失，恐怕就是強烈地要求自由獨立！」

葡萄牙當局對於這些嚴厲的指責，並不能拿出任何証據來爲他們的殺人政策自圓其說。雖然，安理

會再三地催促其向聯大提出其屬地的報告，但是，狐狸的尾巴是掩蓋不住的，葡萄牙的代表也認識到這一點，因此，與其露着尾巴提出虛偽的報告，讓人恥笑怒罵，倒不如大大方方地表露其狐狸原形，堂堂皇皇的對各方的指責不加理睬，當然，不理睬是不夠的，還必須要發「偉論」。於是，葡萄牙的代表，露出其狐狸原形，張牙舞爪地也來一個「安格拉是葡萄牙的內政問題，接着再來一個威脅，警告，說什麼安理會對安格拉問題的辯解，無疑地將使更多人喪生，使該地區陷入更進一步的悲慘與毀滅的境地。」

葡萄牙的代表加凌在安理會中提出這個警告，並不是沒有理由的。加凌是個聰明人，他懂得與會的各代表也都是聰明人，都應該會理解他提出警告的含義，事實上，加凌是在告訴與會的各國代表：「如果你們對安格拉問題採取干涉的行動，就是直接干涉到葡萄牙的內政，葡萄牙內政的受干涉，是直接地威脅了葡萄牙本國的安全，那麼，諸位該曉得，葡萄牙國是北大西洋公約的盟國，我們有危機，必然請盟國幫忙，北大西洋公約國當然是不會坐視的！」是的，就是如此如此，北大西洋公約國介入安格拉問題，「安格拉的人民將會更多地喪失他們的生命，該地將會陷入進一步的悲慘與毀滅的境地！」

加凌爲什麼胆敢毫無懼慮地，在安理會中提出了這種與其說是警告，倒不如說是威脅的話呢？這里面，當然是大有文章的。從一些跡象中，我們是不難看出葫蘆里裝的是什麼膏藥的。當然，北大西洋公約的艦隊，大炮，炸彈等，那一樣不厲害呢？這些就是後盾！

正當全世界人民密切地注視安格拉局勢的發展時，英國這一個北大西洋公約的主角，派了其潛水艦艇約號，開到安格拉的首都羅安達去訪問；英國外長荷姆勳爵到葡萄牙訪問；英國內政部長巴特勒的訪問西班牙，認爲西班牙應該與西方作密切的聯繫，這些行動，都助長了葡萄牙政府在安格拉的橫行霸道的威風，雖然，英國在安理會辯論中聲稱，對於葡萄牙在安格拉的殘暴行爲，表示不同意，但是，這種不同意，只不過是一種煙幕吧了。現在讓我們看看下面的一則電訊吧：根據聯合國8日美聯電消息：「……若干委員對於草案中「請葡萄牙當局隨即停止其鎮壓措施」一句有所不滿，認爲其偏袒一方，彼等謂：「殺人者非僅葡萄牙人，非洲革命也在安格拉殺人」。聞拒絕此種意見者有美、英、法、智利與土耳其（星洲日報6月9日電訊）。從這一則電訊中，我們不難看出，西方國家對安格拉問題所抱的態度是怎樣的，他們一面大喊其什麼「不同意」等虛偽的言辭，另一面又說什麼「殺人的不只葡萄牙人，這不過是欺欺人吧了。」

（轉入第十版）

社會主義發展史簡介

—謝天—

經十一年的監獄生活，出獄後，在資產階級的岳家薰陶下，他的兒子也背叛了他，只有他的姊妹方熱烈地愛他，幫助他。

消瘦短小的勃蘭基，熱情絲毫也未遜於青年，又從事秘密活動而被捕，判處他徒刑四年，在牢中教育了許多人，後因病重移至病院，他趁機逃到比利時去。他又時常回到巴黎建立革命團體。一八七〇年在巴黎工人舉行暴動又失敗，他的最大錯誤即在於不顧時機成熟與否而想以人工方法「做出」革命來，因無羣衆參加結果失敗。數星期後，法國宣佈爲共和國。

巴黎公社革命的前夜再度被捕，禁於海邊的砲台上，坐在潮濕的地窖中，這時他研究天文學。因被判處無期徒刑送到省監獄與巴黎公社的戰士爲伍，與病魔的鬥爭繼續生存了八年。

由于工人運動的復興，這位身體衰病的七十五歲的老革命家才得釋放，重獲自由，在最後的一年半中還不斷地進行社會主義的宣傳，死於一八八一年一月一日。

勃蘭基建立過許多的革命團體，如「人民之友」，「人權」，「家族」，「一年之時」，主持過多次暴動，但都失敗。

勃蘭基以爲要得解放，就要先以武力取得政權，可是他們却以爲革命是可以用人工的方法製造出來的，他們不顧羣衆的情緒不計羣衆的幫助和參加，不顧客觀的形勢與經濟政治條件是否成熟，所以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失敗。這就是所謂勃蘭基主義，給後世的革命予非常有益的教訓。

根據他的政治觀點，和普魯東進行了堅決的鬥爭。普魯東反對一切政治鬥爭，甚至仇視罷工，他們以爲應用合作社組織交換銀行等等方法，可以和平地解決社會問題。

勃蘭基也是一個無神論者，他以為教會乃愚昧人民的工具，所以他非常痛恨基督教。

勃蘭基是一個勇敢的社會主義者，反對任何形式的改良主義。他的錯誤是在於不明瞭一切社會運動必須要動員所有的羣衆參加方有可能，如果不顧客觀形勢，經濟政治條件，巧妙的方法與策略，而只憑少數人的陰謀行動必然會遭受失敗。如他持着錯誤的見解說：「我們是社會主義者，因為我們要達到我們的目的，絕不停頓於半途，絕不安協，以宏緩勝利之日，延長奴隸之期。」

勃蘭基的一生都是爲社會主義進行不屈不撓的奮鬥，他的堅決勇敢精神在社會主義史上永垂不朽。

(9) 卡貝(一七八八——

八五六)

卡貝著的「依卡里的旅行」一書對四十年代的法國工人有很深的影响。

卡貝由貧民出身，箍桶匠之子。幼時學父親手藝，但他父親竭力使他受教育，後成爲律師。路易·菲列蒲爲籠絡他給以高位，但他却辭職，後被選爲議員，創辦左派報紙「人民」。在國會講壇、報紙各方面攻擊七月王國，曾二次受審，第二次被判處二年徒刑，一八三五年出亡英國，受湯麥司·摩爾及歐文的影响很深，一八四〇年回法發表「依卡里的旅行」，復辦「人民報」，卡貝的學說在工人產生了很大的影响，吸引了數萬的信徒，除了成立許多秘密的小團體外，還成立「依卡里社會主義者的聯合」，他們還夢想社會主義的殖民區，一八四七年在美國獲得大塊土地後，就向工人發表宣言，徵求欲往美國建立「社會主義殖民地」的志願者，許多工人熱烈地響應，而且還成立了組織委員會。可是法國的二月革命成立了共和國，無產階級希望從這上面得到解放，打破了他的計劃。工人不願意再去美國了，就是已經去的也要回到革命後的法國，另一方面在美國的社會主義殖民區組織又遭遇極大的困難，患病死或經濟上的困難與混亂，移民或分裂分散或遷往新的地方，結果完全失敗，卡貝也因此陷於極度的痛苦而死於一八五六年。

依卡里的公社，有一個解散於七十年代，另一個竟存在到一八九五年，即差不多五十年。這證明工人的依卡里信徒是多麼堅決信仰社會主義，與歐文的公社及傳立葉的「法偏」內的投機分子是不能同日而語的。

卡貝說：「社會的主要責任是在物質上、理性上、道德上給一切人民以保證……我們要根據公平、理性、博愛的原則，來實行這些變更，不剝削不壓迫任何人……」「我們要的不是革命，而是改良，……我們深刻地相信，這種幸福的結果，可以完全由輿論的力量來達到。」

卡貝的理想國——依卡里，在政治上是由大多數人民統治的各個民主國家，依靠民主政府來詳細地安排人民的全部生活，他們的工作、居民、衣服甚至食品的數量與次序。

依卡里內有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報紙。宗教仍舊保留，但教士只是道德的教師，宗教本身也只是傳播博愛與愛情。至於婚姻仍舊是資產階級式的，不能離異。

依卡里內一切由機器來做，這

種機器達到非常完美的程度，使人的勞動變成非常輕易。

社會主義制度不能立刻進行，他規定五十年爲過渡時期，在這時期中，私有財產的取消，普遍勞動制的實行，與平等的建立，是逐步地進行的，這種轉變絲毫不依靠慈善家，這種理想完全依靠工人本身去實現。

卡貝的社會主義思想有那些特點呢？

一、他十分明瞭機器生產作用的偉大，他主張一切粗笨與污穢的工作都要由機器來做。

二、他已不是像以前的烏托邦那樣希望統治階級開恩，而是主張由工人自己來解放自己。

他的社會主義染上宗教的氣味，這說明階級意識尚未成熟的階段的幻想。

(10) 魯意·白朗(一八一——一八八二)

魯意·白朗(Louis Blanc)是有名的歷史家及歷史上第一次加入臨時政府的社會主義者，他有許多著作：「法國大革命史」，「十年(一八三〇——一八四〇)歷史」，「一八四八年革命史」，「英國來書」。

他出身顯貴之家，初爲教授，後爲新聞記者，一八〇八年辦報紙討論工人問題，發表論文「勞動的組織」，爲工人最愛戴的著作家。

因爲工人的堅決要求，他被選參加臨時政府，但他被資產階級所愚弄，竟反對像勃蘭基那樣的革命者。不過他還是爲資產階級政府所痛恨，曾被囚禁，六月暴動後受檢舉而逃亡到英國去，僑居二十年後拿破崙被推翻，回來被選爲國會議員，巴黎公社革命他並不贊同，反而留在國會內，公社革命失敗後，他雖竭力要求大赦，但他與凡爾賽反革命派的合作，爲他終身的最大污點。

魯意·白朗在社會主義史上的意義絕不是他的政治地位，而是在於他的「勞動的組織」這本書，他把以前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思想內容融合起來，以實際提議的形式，簡潔明瞭的文字敘述出來，所以在工人中得廣泛的傳播。

魯意·白朗以爲「社會工場」應該在國家資助及國家保護之下建立起來，這種工場的任務是在於逐步排斥資本主義企業，即以「競爭殺死競爭」。

對於國家政權的看法，魯意·白朗說：「政權是一種有組織的力量。政權依據於國會、法庭及軍隊，即法律、裁判及刺刀之上的三合權力。如果不獲取這個政權作爲自己的工具，那麼一定要受它的阻礙

和它發生衝突。」

「將來總有一日，可以不必需要強大及活動的政府，因爲在社會中再沒有下等的，成長不足的階級。」

但在保護無產者政府的問題上，他把希望寄託在「較有常識」的資產階級。又說將來的政府將是某種「超階級的」政府。

魯意·白朗是小資產階級的代表。由於大資產階級的競爭，小資產階級破產了，但對社會的改良却又不主張全部生產社會化，還有私有財產觀念。他幻想與資產階級合作，借財社會工場來實現社會主義的計劃。

(11) 普魯東(一八〇九——一八六五)

普魯東雖然出身於勞動羣衆，但他的學說却有害於工人階級而成爲科學社會主義的死敵。

比爾紹賽夫·普魯東生長在法國邊省貝瑞松的窮苦手工業者(農民出身的)家裏。他自己做過排字工人，開過小印刷廠，做過私人書記，店夥，最後才成爲著作家。但是他從來沒有受過有系統的教育，雖有極好的天才，終究犯了偏狹虛浮的毛病。

一八四〇年發表「什麼是財產」而享有盛名，以後還發表「經濟的矛盾」或「貧困的哲學」。一八四八年由於工人的擁護被選入立憲會議，可是六月事變；他却自恃，企圖以自己的挽救社會的計劃來打動資產階級。

普魯東在工人區開了一所「人民銀行」，他想用這個方法來和平解決社會問題、消滅貧窮，可是資產階級的法庭以文字罪判他坐牢三年。拿破崙第三實行政變，普魯東在牢中寫的一本書希望拿破崙第三來實現，不但無效，反而因新書被判監三年。這次他逃到比利時去，死於一八六五年，一八四三年與卜爾認識，常作終夜的討論，三年後，卜爾發表「哲學的貧困」，對普魯東的錯誤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最後他們決裂。

普魯東的著作很多又很混雜，在他的學說中有許多地方自相矛盾，對於許多主要問題並沒有一貫的主張，我們對普魯東的批評是指他的主要主張而言。

普魯東的社會學說的基礎就是互助主義，他反對大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反對剝削，但他也堅決反對剝奪資產階級財產，反對暴力，反對生產的社會化。可是怎消滅剝削呢？普魯東提出互助主義來解決，各社會份子間的經濟關係，應該根據相互對等的原則與相互自由的契約，所以普魯東就提出「人民銀

行」的計劃來解決問題。

根據相互訂立的自由契約的原則，他反對職工會，他以爲職工會好像是一種獨佔者及壓制者，他也反對工人罷工，他以爲罷工會造成物價的抬高，而使小生產者的產品更難推銷，所以他對工人運動採取敵對的態度，普魯東的意見正是代表某些小生產者的保守一面的思想意識。

普魯東對國家政權採取仇視的態度，創立了無政府主義，他說：「應該戰勝政權，不要向它要求任何東西；揭露資本主義的寄生性，而用信用制度來代替它；組織羣衆的自動力來實現個人的自由。」

普魯東對婦女要求脫離家庭奴隸的企圖却採取嘲笑的态度，他以爲婦女的地位不在社會生活中，而在廚房與育兒室中。

因爲那時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的小農經濟及手工業佔最主要地位，大資本主義生產還不發達，另一方面這些國家的官僚制却引起了人民的深刻的痛恨，所以這些國家的工人很爲普魯東主義所薰染。以後，無政府主義與工團主義的思想也都比較發達。

普魯東絕不明瞭資本主義大生產的作用，而企圖恢復自有工具的小生產方式，他又反對任何政治運動，反對婦女解放，這是他的學說的反動性，另一方面他對於資本、資產階級國家，財產等批評却包含了好些有價值的意見

許多經濟家、人道家、勞動階級狀況改良家、慈善事業家、保護動物會員、禁酒會員以及其餘多種無聊的改良家都是屬於這派。

(12) 魏特林(一八〇八——一八七一)

生在德國馬格特堡城。做裁縫匠，二十歲時投入生活的大海，根據德國傭工的慣例處飄流。一八三四年到了滿佈革命空氣的巴黎，受到革命的影响，他在巴黎加入了「公平同盟」，後轉往瑞士，在那裏進行活動，可是給瑞士政府逮捕坐牢一年後才引渡到德國。一八四四年又被驅逐到普魯士去，後僑居倫敦三年，一八四九年以後就一直住在美國至一八七一年死爲止。

他發表過「人類現在是怎樣？將來應該是怎樣？」，「和協及自由的保障」，「貧窮罪人的福音」。

魏特林在晚年時過着極孤獨與困苦的生活，工人聯合會解散了，「工人共和國報」停刊了，他自己也因固執的態度和意見與許多同道決裂了，最後在孤獨的境況中死去。

(轉入第十版)

(接自第九版)

社會主義發展史簡介

一八四六年曾與卡爾相會，因意見相左而決裂。

魏特林雖然仍舊是烏托邦，但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他的好些意見却極有價值。

他痛斥私有財產，以為這是「反對社會的一種不平等現象」，他像普魯東一樣，以為私有財產只是「竊取窮人」，「偷盜之母」。魏特林在指斥社會的剝削時，特別痛恨金錢制度。他說：「請細看你們的牢獄、工房、法庭、貧兒院、濟良所等，總結你們所認為惡事及罪事及罪行的舉動，細究這種不良現象的原因——你們可以看到，如果沒有金錢制度，那麼這些事情十分之九就不會發生。金錢制度，引起敵視與不信任，在兄弟及朋友之中，散播着仇恨。」「魏特林認為種種的罪惡主犯都是資產階級，它是「人類之敵」，「他們很愛自己的肥碩之犬，可是絕少注意飢餓的工人的命運。」

魏特林和以前的啓蒙派一樣，以為理性、訓育、道德等等具有重大的意義，他以為人類有三類基本的需要：獲得、享樂及知識。正確組織起來的社會是人的快樂生活的主要條件。這個正確社會的原則：（一）生產，（二）消費，（三）管理，這里所指的管理即在於協調人的需要與能力，而使人們進入「對於大家有益，趨向於和諧的那條道路。」所有新社會的一切實施只有在公有制度的條件之下才有可能實現，這個公有社會是怎樣的？他說：「這不是奢侈生活及懶惰的特權，而是社會無憂無慮地相互過着美滿生活的一種權利。」在這樣的社會之中，勞動不再是一種苦役，而成爲一種享樂，勞動與享樂，這就是生活的全部意義，它們是「人的生活的最主要條件」。

在新社會中，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意志進行某種有益的勞動，這是必要的，是必需的，沒有人能夠逃避。勞動時間最多不過六小時，根據這個原則，每個社會分子按照平均需要額向社會領取他所需用的物品。

魏特林所主張新社會的政治組

織是以「家族聯盟」作為他的理想國。這裏的選擇也比較特別，有時是用競賽，有時用抽籤，其方法可按照選舉團自己的意思去進行。

最高的管理的領袖爲三個（醫學上、化學上、物理上）最偉大的最富天才的哲學家的「三人團」，以下有中央專家委員會和最高職工管理局，此外還有衛生委員會，魏特林說：「這樣，科學管理的制度就建立了。」

可是怎樣來實現這個新社會呢？魏特林認為「使那種不能給人民保證勝利的市街戰，轉成不斷的游擊戰。」「讓武裝隊伍，剝奪富人，直至各人所有都平均爲止。」「不要希望與你們的敵人妥協，會使你們得到什麼利益，你們只有希望自己的利便。」「這上面（指改造社會），最好的書是要由自己的血來寫的。」「你們選舉自己的首領吧，不要注目於富者及貴人。」

在魏特林的思想中雖然包含了一些非常幼稚的空想，但也包含着非常有價值的意見和思想：

一、他不把希望寄託在上層階級的慈悲上，而寄託在偉大的社會革命上。

二、他指出了社會革命時期的許多必需辦法，（組織革命軍隊，建立革命政權，剝奪富人財產等等）

魏特林的思想是「德國工人階級的獨立的理論運動。」「……在這個意義上來講，他們給那時正在產生的科學社會主義以極好的影響。」「因此，魏特林在社會主義史上同樣佔着很重要的地位。

三、科學社會主義

這派學說的創始人爲卡爾和佛利德利克，繼承了以前的所有的烏托邦社會主義學說優點。一百多年來，他們的學說震撼了整個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由此可見這派學說的威力，「正如他們自己所說的：『理論一旦掌握了羣衆就變成了物質的力量。』」他們所創設的學說組織嚴密，系統科學而完整，所以影響極大。」

在資產階級取得了社會的統治

地位以後，各種社會的關係變化怎樣呢？試看一下他們的意見。簡要說來：

一、社會的生產關係完全改變了，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取代落後的手工業的生產，大批的人民變成了「自由如飛鳥」的無產者，這些無產者爲資產階級製造財富而又爲他們所剝削。

二、資本主義非但統治國內，而且還向國外發展，把那些地區變成原料的輸出，工業品的輸入的殖民地。

三、資本主義非但統治於工業國及城市中，而且還把國內的鄉村及海外的農業國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

四、在資產階級統治的百餘年中生產力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及集中。生產手段集中了，所以財富也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了。

五、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之下，人與人的關係都變成了商品交換的關係。如把女子看成商品，把妻子看成生產與洩慾的工具，男女關係完全建築在金錢主義上。

六、資產階級社會正如它不可避免地產生一樣將會不可避免地滅亡，因爲，和歷史上的一切階級社會一樣，在自身發展過程中造成了毀滅自己的武器和使用這個武器的無產者即資產階級社會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社會創造工人階級正如術士唸咒召來魔鬼一樣，現在却沒有能力把他鎮伏下來，以致於弄到自己大禍臨頭，無法挽救。

那麼他們對於改造社會的主張是怎樣的？

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是社會化的。這是社會主義發展的物質基礎。在新社會中，不但勞動社會化，而且還要使生產手段變爲社會的財產，這樣的社會可以有計劃地組織及調劑生產。

他們認為國家是階級鎮壓的工具，是鎮壓反對者的武器。可是將來，隨着經濟的發展，階級消滅了，國家也自然地滅亡而進入了博物院。

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完全墮落。可是到了社會主義社會那時，宗

法的家庭將被破壞，而產生了新式的家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再依附金錢的勢力，變成了金錢的奴隸。這個基礎就是社會的生產勞動。那時候的教育也將是把生產的勞動和讀者及體育聯合起來，使人的才能向多方面發展；而男女的愛情將純粹是由於自然的美好的吸引力而沒有半點金錢思想參雜在內。

那時候的農民也將領悟到集體生產的好處而轉變到社會化的生產以及財產的社會化。

簡要言之，他們認為社會主義的初期形態是各盡所能，各取所值；高級形態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四、現代世界各種「社會主義」

（1）社會民主主義

社會民主主義在世界上極爲流行，世界各國的社會民主黨就是按照這個學說主義的精神建立起來的。他們主張資本主義的和平發展，拋棄經濟恐慌與無產者貧困化的理論，強調資本民主化和階級合作共同努力來達到社會主義的繁榮境地，在哲學上甚至參入了宗教的內容，不過今天的社會民主主義在各國的發展並不順利，雖然他們仍舊有強大的影響力。

（2）建設的社會主義

這是麥唐納（已故）和他的信徒所主張的，這派學說是秉承着自由派慈善主義和費邊協會（韋伯夫婦、黃伯納、奧利佛爵士等等）的資產階級的傳說的，在原則上反對無產者專政，反對武力革命和鬥爭，認為階級鬥爭乃是非科學的過時的理論，但他們却贊助用武力反對工人階級與殖民地人民。他們在口頭的宣傳上主張有代價的國有、地價稅、遺產稅、過剩利潤稅等等溫和的政綱以作為消滅資本主義。

（3）合作的社會主義

建設的社會主義之另一派爲合作的社會主義，葛愛特、托東苗士及其信徒主張最力，他們堅決否認階級鬥爭，主張發展消費合作運動和平地戰勝資本主義，它有羣衆消費合作社組織爲其宣傳機關，在日常生活中以「合作主義」有系統地

向羣衆宣傳，在目前，合作的社會主義爲改良主義營壘中最積極的分子之一。

（4）基爾特社會主義

基爾特社會主義爲彭德·奧拉西、霍布孫所創。基爾特社會主義是想把「革命」的工團主義與費邊主義，把無政府主義的地方分權（全國產業基爾特）與國家資本主義的中央集權，把中世紀的社會思想與現代資本主義聯合起來。他們主張推翻工銀制度，認為那是不道德的東西，以工人管理生產的辦法來代替，他們主張把工人、知識分子與工程師組織於國家產業「基爾特」的聯合會中，用和平的方法（即從內部監督）把這些基爾特在資產階級國家的範圍內變爲產業管理的機關，他們宣傳「職能的德謨克拉西」，即是說資本主義社會的各階級有它們的特殊職能的專門職業的

（5）無政府主義

無政府主義爲克魯泡特金、格拉夫所創。他反對工人有廣大的集中與嚴密組織的必要，丟開大規模鬥爭與集體行動之必要，却主張個人的恐怖行動，他反對一切軍隊與壓迫機關，以抽象的自由代替無產者政府的統治。

（6）「革命的」工團主義

這派學說反對政治鬥爭的必要，特別是國會政策，也反對工人階級專政，否認無產者的政黨和武力行動，却特別強調總罷工，（就是他們所指的「放手的策略」），他們主張罷工運動的非集中的行會主義。這派學說影響並不亞於無政府主義。

（7）奧大利社會主義

奧大利社會主義就是社會民主改良主義者，他們也宣傳「職能德謨克拉西」的理論，主張共和國的建設即資產階級國家建設，主張在「階級力量平衡時」即時機成熟時實行階級合作和共和國的建設。這派學說也同樣聞名於世界。

（8）其他，此外還有其他各色各樣的所謂社會主義，多不勝數，限于篇幅，不再介紹。

（完）

(接自第八版)

葡萄牙在安哥拉的暴行

雖然安格拉人民在葡萄牙殖民地統治者的高壓下，過着非人的生活，但是，安格拉人民並不因此而放棄其要求獨立自主的決心，安格拉人民已大規模地展開了游擊活動，以對付葡萄牙殖民地當局的暴行。根據最近的報導，安格拉人民的游擊隊，正給葡萄牙以慘重的打擊；美聯電20日的消息：『安布里茲港及市區，曾於星期一遭遇到安格拉人民游擊隊的襲擊，擁有至少二十挺機關槍的强大游擊隊與機場葡軍激戰了四小時後，佔領了機場

，破壞了機場的跑道等設備後隨即撤退；葡軍的巡邏隊在距離卡蒙納二里的地方，遭遇到安格拉人民游擊隊的埋伏；南部阿歷山大港的漁民也正在起義。這種種跡象，顯示了安格拉人民是英勇的，有決心與葡萄牙殖民地統治者鬥爭到底的！

另一方面，葡萄牙本國也因爲安格拉戰事的擴大，而陷於經濟危機，獨裁者殺拉查的地位已開始動搖；目前，葡萄牙政府每月至少必須撥出一千一百五十萬美元作爲葡

軍在安格拉的軍事費用；航海與航空事業也受了嚴重打擊而蒙受慘重的損失，這一個號稱爲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已受了民族主義的影響而動盪不穩了。葡萄牙的知識份子，開始懷疑一人統治，是否有幸福？人民生活是否有愉快可言？無疑的，殺拉查的統治已面對着葡萄牙人民的挑戰了；葡萄牙新的一代，對於獨裁者、銀行家及資本家等壟斷階級的貪婪無厭地榨取安格拉及其他屬地的財產，早已存在着不

滿，加以安格拉局勢的發展，使葡萄牙當局再也不能對其國人隱瞞了，這就加深人民對政府不滿的情深；一旦葡萄牙帝國崩潰了，這將使整個伊伯里亞半島的地位發生了動搖。

民族主義的浪潮，已使安格拉的人民醒過來了，他們再也不願成爲白人的奴隸，正如尼日利亞的代表在安理會中所說：「葡萄牙若妄想阻擋得住非洲民族主義的狂潮巨浪，它一定是發瘋了。這狂潮是在高漲中，阻擋它的人，將被它掃開

，將被它壓碎！」葡萄牙的少數白人的作爲是註定失敗的。

安格拉人民是不會孤立的，他們的英勇鬥爭必將得到全世界愛好和平，有正義感及反殖民主義的人民的支持；儘管葡萄牙殖民地主義者的炮火是如何猛烈，但是，安格拉人民的力氣，將會把這些殘無人道的炮火撲滅！安格拉人民的勝利也必定會到來！

(接自第六版)

論我國的民族團結問題

過去的例子也許不太新鮮，那麼，就讓我們舉一個較近的例子吧。在錫蘭發生的民族糾紛，正好是民族不能通過強行「同化」的寫照。錫蘭佔多數的一族——辛哈民族中的沙文主義者，企圖否定另一只佔少數的民族——淡米爾人的語言權利。造成兩個民族流血衝突的原因固然很複雜；但是，主要的原因就是民族的真正平等沒有獲得事實上的保障。民族「同化」政策的措施，只能引起被「同化」民族的疑懼，強制的結果就是反抗，於是，悲劇就發生了！

現在，在南非發生的種族大屠殺，應該是最惡劣的種族沙文主義了。但是，種族隔離政策和民族吞併政策，在實質上是完全一樣的。前者發生在統治民族佔少數的國家，後者却發生在統治民族佔多數，而少數民族被歧視的國家。不同表現形式的沙文主義，既然都是沙文主義，真正的民族團結論者，就要挺身出來堅決反對，而絕沒有舉手贊成的理由。

強制同化的政策既然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那麼，還是讓我們走回正途，採取老老實實的態度，來平等地對待各個民族，耐心地把各民族團結的工作做好吧！企圖抄捷徑，採取簡單化的方式，用製造一個民族的方法來解決複雜的民族問題，不但不能促進民族的團結，反而會引起更緊張的民族關係，更多的民族爭吵。「欲速不達」，希望認為多民族不能團結的民族團結悲觀論者，鼓起精神，勇敢一些去面對現實，不要再選那些看來簡單容易，實則更加困難複雜，而且實際上行不通的路走吧。

對民族同化的正確看法

我們不贊成人為的民族同化論，不主張用強制的方法使其他民族不能不被一個特定的民族所「同化」。也許有些人又要站出來指責說：「你們錯了！社會主義的經典著作家們從來就沒有反對過民族同化，而且，正因為反對民族隔閡，所以贊成民族「同化」！」

但是，敬愛的先生，我們並沒有一般地反對過民族同化。誰都知道，現代生活和歷史發展的趨向是促進民族同化的。交通工具的發達，人口的流動，民族的雜居的現象日益增加，在在都減少着民族的隔閡，民族的藩籬去除了，民族的特色逐漸減弱了。於是隨着日月的推移，一個統一的民族逐漸形成了。民族是人們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穩定的共同體。它的發展，變化有一定的規律。民族同化的過程是社會發展的自然趨向。正因為這是符合規律的趨向，所以我們才反

對一切種族隔離政策，才反對一切民族歧視，迫害和吞併政策，因為這些做法都是違反同化趨向的。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一些人所主張的所謂人為的「民族同化論」，却毫無「民族團結」的味道。他們不顧歷史發展的規律，硬要「為將來的歷史造型」，要使用人為的方式來製造一個民族，換句話說，主張在多元民族社會的現在，實行一個民族，一種語言，一種文化的政策。這種背離民族自由平等原則的人工方法，強使一個民族被另一個民族「同化」的方法，恰恰妨礙了民族的自然同化，妨礙了各民族人民在平等互助和文化的交流社會生活中的自然接近和融合；恰恰足以挑起民族惡感，製造民族糾紛。為什麼呢？道理很簡單。你要人家尊重，首先你就要尊重人家。你要各民族和睦相處，你就要讓各民族都同樣享受到真正的平等和民主權利。只有大家都是馬來亞的主人，大家才會有同樣的責任感，才能互敬互愛。你如果要劃分什麼賓主，規定什麼等級，認為一個民族有「同化」另一個民族的權力，而另一個民族則只有被人家「同化」的義務。這是什麼邏輯？這又是什麼政治哲學？

對各民族人民的團結應該樂觀不應悲觀

老實說，我們對馬來亞的民族團結事業是用不着太悲觀的。看看馬來亞的歷史，就會知道華巫兩族的關係，基本上是融洽的。雖然過去日本法西斯製造過民族挑釁和流血事件，雖然殖民主義者在統治馬來亞的長時期中，採取了民族分治的政策，但是，由于華巫兩族人民的忍讓，懂得顧全大局，從來就沒有發生過嚴重的民族鬥爭。這方面，華巫兩族人民愛好和平，謙遜禮讓的民族性格，對兩大民族人民的和好共處，起了重大的作用。決不是如一些人所說的：殖民主義者的維持平衡，是民族沒有發生糾紛的決定因素。這種滅自己威風，毫無民族自尊心的論調，實在是最沒有馬來亞意識的。

馬來亞各民族人民友好相處的歷史已經有了好幾百年。尤其是近幾十年來，我國各民族人民經歷過多次殖民主義者的侵伐和統治，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還受到日本法西斯的殘酷奴役。正由于我國各民族人民都曾經是被壓迫的弱小民族，因此，廣大人民羣衆的利害關係是完全一致的。在爭取民族獨立的反殖民主義的鬥爭中，我國各民族的廣大人民羣衆，都緊緊地團結在一起，高舉着「猛迪卡」的大旗，為實現祖國的自由解放而英勇奮鬥。各民族優秀兒女為祖國的自由所做的犧牲和貢獻，不是為了各別民族

的利益，而是為了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這種在反殖民主義鬥爭中所栽培起來的共同的愛國意識和民族團結精神，在根本上為我國的民族團結事業奠定了穩固的基礎，大大地促進了民族團結的事業。

馬來亞的歷史經驗正是這樣明明白白地向我們宣示：只有各民族人民的緊密團結，才能最終徹底的消滅殖民主義的影響，實現祖國的繁華和富強。馬來亞各民族人民在共同鬥爭中所形成的堅強聯系，正是各民族人民團結有力保證。發揚反殖民主義的愛國精神，加強在反殖民主義鬥爭中所發展起來的我國各民族人民的友誼，正是促進民族團結事業所應該努力的方向。

瞭解了歷史，再讓我們看看馬來亞的現實吧！

馬來民族和華族的人口中，絕大多數都是利害關係一致的工農大眾。當任何嚴肅和重大的政治問題發生時，集團是按階級標準組成的，而不是按民族標準劃分的。因此，在共同的利害關係之下，華巫兩族的工農大眾不可避免地構成了兩大民族團結的基礎。所謂多民族不能團結，只有「同化」之後才能團結的說法，顯然是無稽的，此其一。

馬來亞民族問題的特點是巫族和華族在人口的數量上很接近。兩個民族的團結合作，國家才能繁榮統一；兩個民族的分裂對立，就會造成國家的毀滅，受苦難的也是兩族的人民。因此，合則共存共榮，分則同災同難，這已經成為我國各民族人民團結建國的鐵則，是再明顯不過了的真理。誰如果想要製造什麼理論來強使一個民族「吞併」另一個民族（即使是美其名曰「同化」），就一定會在現實中碰得焦頭爛額，吃力而不討好。大家可以看得到的就是：拿督翁的國民黨最近也妙想天開，打算收起沙文主義的黑旗，想要吸收華族黨員，忙着宣傳說他的黨是為各民族利益奮鬥的。為什麼會有這套把戲上演呢？無他，因為如無兩族人民之合作，則「大業」難成是也！

由此可見，正是馬來亞兩大民族平衡的特點，使民族團結的事業處在更加有利的地位。沙文主義者除了玩火自焚之外，別無其他出路。我們對民族團結事業抱着樂觀的態度的理由，此其二。

我國的特點之一是領土小，交通發達。這個特點是有利於消除民族隔閡的。我國各民族人民在居住上雖然有相當明顯的區域劃分，但是他們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有密切的聯系和來往，沒有實行什麼種族隔離，也不可能實行「種族隔離」政策。說什麼

「馬來亞各民族人民繼續效忠于種族」，「繼續分隔開來生活」等等，也是根據薄弱的。我們只能說，各民族人民的來往和文化交流等等社會活動，還不够理想，還有許多片面性，但絕不能說是沒有來往，更不能說「老死不相來往」，至於「效忠種族」，高舉沙文主義黑旗的，主要的也只是那些唱一個民族至上高調的少數人物而已，絕不是各民族人民之中的大多數。對問題不作具體的分析，不揭露隱藏在表面現象內部的事物本質，也就難免要對民族團結前途抱悲觀失望的態度了。

總之，不論從歷史上看，或從現實生活中看，我們都可以肯定的說：只要我們虛心吸取各先進國家解決民族問題的寶貴經驗，實行正確的民族政策——即符合各民族人民利益的、真正民主、平等的政策，那麼，各民族人民團結事業的前途，就只有燦爛的遠景，而決不會有「悲觀」的理由。

盡一切努力去促進民族團結事業

當然，民族團結的工作並不是簡單容易的工作。各民族人民發展的不平衡的現象，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民族偏見，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生活方式不同等等因素，都會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着民族之間的互相了解。但是，這些各民族之間的差異，同各民族人民利益上的一致性比較起來，畢竟是次要的因素，不足以構成各民族人民不能團結的主要障礙。主要的障礙不是來自歷史條件所造成的民族差異，而是來自利用這些差異，進行兇惡的民族沙文主義挑撥，煽動的政治野心家。看不到這一點，或者想要迴避這一點，就不能正確的解決民族問題。

本來，民族之間的差異也是很自然的現象，正因為有差異，才有了民族的區別和各自不同的特點。要實現民族之間的團結，不是首先消除民族之間的這些差異，以便「塑造單一民族」，才能解決民族問題。相反的，是要首先尊重各民族在語言、文化、宗教信仰、風俗習慣上的差異和權利，才能創造融洽合作的氣氛，才能促進民族團結的事業。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歧視，偏見（或不自覺的沙文主義傾向），才可能在各民族人民的自由，民主的交往中逐漸消除。至於歷史遺留下來的民族發展不平衡的現象，也只有在徹底地實現了國家的民主化之後，採取正確的經濟政策，大力

提高廣大勞動人民（首先是馬來的工農羣衆）的物質生活水平，促進各民族文化的發展，才能消除這種不平衡，才能最終實現公平，合理而又繁榮幸福的社會，而只有在這樣的社會條件底下，民族才易於最終的溶合。現在撇開這些艱巨的任務不談，而去高談什麼形成一個民族之後，才來促進改革社會的論調，都是空泛而不着邊際的。

主張製造一個民族的人，正是迷惑於多元民族社會的複雜現象，看不到多民族人民團結的前途，因此，悲從中來，選擇了一條看來似乎十分簡單理想，但在實踐上都走不通的道路——即用人為的「同化」其他民族的方法，以為此妙方一開，就能藥到病除，誰知道却治絲愈紛，難上加難？我誠懇地奉勸想要製造一個民族的先生們，你們的想法，妙則妙矣，惟惜行不通，奈何？所以，還是現實一點的好。

謙虛、事實求是地解決問題

民族問題是個複雜而又微妙的問題。每個國家的民族問題，都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但是，由於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和共同的心理素質（文化和民族性格）的穩定的共同體，因此，民族的形勢，發展和終結，都有一定的客觀規律。有的人在論証馬來亞的民族問題時，只片面地強調特殊性的一面，而完全抹煞了各國的民族問題也有其同一性的一面（即民族問題的實質及其客觀的發展規律方面）。因此，主觀地認為一切先進國家解決民族問題的經驗都毫無價值，要自己來「發明」一套全新的辦法，這個辦法就是製造一個民族，不顧歷史的發展規律，不研究研究馬來亞的現實生活，又不把各先進國家解決民族問題的珍貴經驗放在眼里，這種態度，會不會不大現實，會不會不太謙虛呢？

解決民族問題的根本關鍵，就在于國家的徹底民主化和各民族人民真正的自由平等。可惜，有些人除了痛罵要求維護母語教育權利的人們，和片面鼓吹「一個民族」「一種語言」之外，壓根兒就沒有提到民主兩個字。在他們的言論里，是看不到一絲兒的民主精神的。是不是現在除了趕緊製造一個民族，其他的什麼「民主」、「自由」、「平等」等等，就過時了呢？睜眼看看現實，似乎又不是這樣。所以，還是事實求是，鼓起勇氣來解決擺在眼前的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具體實務吧！



非洲運命決定年-1960! (三)

作者：英國會議員兼殖民地自由運動主席 Fenner Broadway

譯者：南山

葡屬非洲的怒吼：

在未橫過林坡坡（Linpopo）河而至南非前，先洞察南路得西亞東面的莫三鼻給與西面的安哥拉（Angola）。她們與比屬剛果同被喻為「靜靜的地帶」，甚至還被稱為「死寂的地帶」（The Zone of The Dead），多年來，沒有一絲自由的氣息橫越其地。

但今年情況正改觀，六位安哥拉人民聯盟（Angola Peoples' Union）之代表，昭示世界所發生于葡屬領土的事件。三位代表留於前往歐洲，一赴美洲，另二勾由於非洲其他地區。他們証實並補充約翰干特、大威遜及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哈里斯所寫的。六位領袖準備呈備忘錄給聯合國，唯首先面對的困難即能否獲得聯合國考慮。葡政府否認安哥拉、莫三鼻給及幾內亞乃係殖民地，而是其省份。結果，遂拒絕了殖民地政府於此等地區所須提呈的社會和經濟狀況報告書予聯合國。

安哥拉的非洲人有四百萬，歐洲人80,000歐人受承認是葡公民，非白種人（Non-Whites）只有30,000被目為「進化的」（Evolved）。葡屬幾內亞540,000人口中，唯有1,500是「進化的」，是葡公民莫三鼻給六百萬人裏，僅有4349非洲人係「進化的」。

非洲人幾乎悉數是勞動階級。非人受教育數目誠如鳳毛麟角：安哥拉非洲兒童只有5%，中學68人，莫三鼻給唯一人入大學。

葡萄牙否認施行強迫勞動於其殖民地。事實上，每位非洲人俱須工作，招募官吏有權強制所謂「遊手好閒者」工作。他們往鄉村包圍大羣工人，命為公共企業、私人大農場及礦區工作。在六位領袖之備忘錄裏，就揭露非人所受的惡劣待遇：每人每年20元，一天勞動十四小時，周日不得休息。安哥拉100,000個五至十四歲的兒童，都得一概隨其父母被強征工作，每天只得微不足道的六便士。

非洲人不准有政治運動。安哥拉人民聯盟成立於一九五八年，為一地下組織，志在爭取人類的平等與獨立。凡批評行政者，遭逮捕至Sao Tome——一個監禁囚犯的島嶼，共610,000人——或被押至五個集中營的一個，或遭鞭笞致死。

聞之，莫不義憤填胸、同仇敵愾，俱望聯合國能調查。我們敢於

斷言，來自非洲九國的代表團之一，將會落力進行之。

動亂達頂峯

南非洲：

我們轉向動亂日趨其極的南非。

南非已成決定性的戰場，因為信仰種族平等與合作的一方，與相信白人優越並得與「有色人」隔絕之另一方之間，其爭端將達至一個結果。

種族歧視的哲人謂，其用心是提供非洲人在指定地區有自然發展的機會。歐洲人和非洲人各有其所在地區，各自可表現互異之文明與文化。

人們不妨尊重此種哲學，倘若歐洲人不令非洲人前往其地做賤役，然而非人家庭在所指定的不同土地上覓取生計，而每位男子則得攜帶通行証到煤、鑽石及鈾礦地工作。

要是出門不帶通行証，就被捉將官裏去，並被判為歐籍農民做強迫勞動。

或者人們也可以尊重此種哲學，非洲人的子女雖然被置於不同學校，但都一律有機會讀書，並受訓為有技術有文化的人。其實不然。讓非洲人受教育的動機，據官方所言，意在培養勞動階級。

種族歧視的惡行盡人皆知，毋庸詳述。南非聯邦政府不獨對非洲人的待遇，全然違背世人的道德觀，且於亞洲人及其他血管裏只稍含一滴有色人種的血的人士，亦同樣看待。這種不公為少數妄自尊大，喪心病狂者流，加諸予大多數人的身上。南非人口的組成，是：非洲人9,500,000，白人3,000,000，有色人（混種）1,000,000，亞洲人500,000。

被壓迫被損害的非白色人種，常通過其團體，表現其敢與團結，雖然進行拘捕並驅逐其領袖，但反抗却前仆後繼，永無止息。

日益增多的白人，新近亦勇敢地面對種族歧視，工黨，有組織的自由黨以及現今的進步黨，羣起揭露南非政府之不人道。

數年前，有人恐懼南非發生革命，雖說其領袖不依仗暴力。如今，南非聯邦內討伐之聲與夫世界的壓力，足以使之發生變化，而可倖免於革命的災難。「註一」

南非政府也同時侵犯非洲人的人權。她併合西南非（非洲人和有色人計366,000，白人49,000），此地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聯盟託其管理。此舉深受聯合國的抗議。南非政府一意孤行種族歧視政策於其領土，並殘暴地鎮壓非洲人的反抗。今年初，十二位非洲人遭軍警槍斃於溫德和克（Windhoek）

美人及世上其他地區之人士，可採行三法制止非洲人、亞洲人和有色人，在南非所蒙受的不人道待遇，那便是：

直接援助：

例如由基督教徒行動的高林斯費心籌備，而受工黨支援的辯護基金，旨在供給叛逆罪審判及其他被捕者所需的費用。美國和其他國家也進行類似努力。此種基金除給被捕者與其家庭外，還資助合法辯護之費用，俾揭穿南非政府對被捕者之滑稽指控。

尚有一予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實例：英國非洲人團體發起抵制南非貨物，它取得工黨與職工會的聲援，於是而有所謂「激烈月」。在國際上，亦得國際職工聯合會和全世界一致之支持。廣泛的抗議，說明南非政府得重新考慮其歧視政策。

第三例則為世上著名運動員反對種族歧視運動。

聯合國的壓力：

年復一年，抗議南非種族歧視政策的提案，不絕如縷地提交聯合國政治委員會與聯合國大會。討論提案時，南非代表團缺席，謂此純為內部政策問題；但提案人却指出，聯合國大憲章與人權宣言籲請所有會員國實施人類平等政策。五九年的會員大會上，終以六十三對三票之勢，通過此議案。

其時，英法投葡萄牙的票。英政府在眾議院面對工黨的譴責議案辯護時，竟連保守黨黨員也予以抗議，並要求英政府至少必須棄權。總理麥米蘭的表現，給人印象良好，因為事後他訪問南非，於南非開普敦（Cape Town）國會上，表明英政府不苟同種族歧視政策。

英人當為其政府的投票舉動，感到羞愧。際此非洲年，我們有必要在英國鼓起輿論，促請英政府投票反對歧視政策於聯合國。

英保護領示範：

英國在南非洲掌管三保護領：

巴蘇陀蘭（Basutoland）人口643,000人，環繞着南非；貝專納（Bechuanaland）有302,000人，位於南非、西南非及南路得西亞間；斯威士蘭（Swaziland）有236,000人，在南非和葡屬莫三鼻給間。

最有效影响南非之法，將是使（護領成非洲人平等與進步的表率保所謂進步是在教育上、技術上，以及生活程度的提高。）

今年一九六〇，我們目睹巴蘇陀蘭當局舉行第一次選舉以選出立法議會的代表，要達到民主還有一段遙遠的距離，但畢竟是非洲人與歐洲人齊投票的普選。唯於南非亞洲人、非洲人及有色人被剝奪投票權力事宜，影响不可謂不巨。

貝專納也有相似進展。有一歐籍委員於歐非籍人顧問委員會之共同會議上，建議包容各族的立法議會，並採取步驟貫徹此決議。南非境內，歐洲人及非洲人原無共同政治權力和代表，行將組織的國會，將容納雙方。

雖然斯威士蘭落於後頭，凡此進展甚是美好，但三保護地之成為非人社會與經濟範例的希望，相差仍遠。那裏的教育，尤以中學教育，少得可憐，且施行隔離政策，歐人與有色人、非人分別就讀於不同學校。經濟的發展落後非常，致成千上萬的巴蘇陀人及其保護地人民，背井離鄉，奔向南非礦場中心謀取生計。保護領現在發現了許多地下寶藏，故於其經濟發展，勢必提供有利條件。必須抓緊時機訓練他們的技術（非于南非聯邦內收容他們），鼓勵職工會（南非聯邦內無談判權力），並建好的屋子、學校、醫院及公衆聯絡所給他們。

若是我們期望結束南非種族歧視，最有效行動莫過於通過保護地。所以英國必須為此目的而優先予以援助。

很迅速地，我們自南談到北，以至阿爾及利亞（阿人9,000,000，法人、意人、西班牙人及猶太人共計1,000,000）。今年一九六〇，能否目睹和平與自治，抑或激烈的戰爭呢？

像肯雅、中非、葡屬殖民地和南非一般，阿爾及利亞同樣存着民族衝突的政治問題，唯更其惡化，阿爾及利的歐洲人多為法人，可也有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猶太人，與及九百萬阿拉伯人。

戰爭的烽火，延續七年了。法國為取得軍事情報及供狀而不惜嚴刑迫害的舉動，正嚴重污損其聲名。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和其他住民都具有同樣特徵：反動，蔑視民主，他們於法本土上，進行軍事叛變，遂導致戴高樂重振旗鼓，東山再起。

戴高樂應允和阿設於開羅的流亡臨時政府談判停火，并通過公民投票途徑而自決。阿爾及利亞與否得到和平，胥視公民投票之條件。衆所周知，阿爾及利亞的投票，常是裝飾的，阿拉伯人遂主張公民投票務須於聯合國監督下舉行。

戴高樂反對任何外來干預，料由聯合國委定觀察員監督投票之議，難得具首肯。看樣子，他有意長期戰爭。

一九六〇年，不論阿人能否贏得獨立，但大勢所趨，勝利終究屬於他們。法國的流血戰爭，最終將被迫讓步。

結 論

一九六〇年，為非洲運命決定年。這里所描述的進展，代表了今日世界上最大的政治變革。

殖民地主義的靈魂已死去。任何力量阻碍不了非洲人民爭取自由的洪流。非洲反動的、擁有特權的勢力，可能企圖停留於歷史的道路上，但狂瀾難挽於既倒，他們必定要失敗的。

今日的問題，當為過渡時期如何到來。

接受英國或其他殖民地政府所開導的合作麼？接受放棄特權的非洲歐籍人所開導的合作麼？

或者盡由迷戀于昔日的權勢的，不承認急劇的政治變動橫掃全非的，企圖掙扎而徒然的，以及無視新非洲的誕生而支持反動份子之流的引導呢？

前者是引向各族人民和睦相處，携手合作的光明大道；後者則會走向種族衝突的致命的途徑。每一位英國男女，將幫助今年何去何從。

值此運命決定年，讓我們確定它是自由的年度。

「註一」：這寫於薩伯維爾悲劇及較後發生的許多事件之前。

人物介紹

新近遊說亞洲國家的

約翰遜其人其事

正當解決老撾問題的國際會議在日內瓦舉行之際，美國副總統約翰遜奉肯尼迪之命到亞洲來作為期兩週的「訪問」旅行。約翰遜自己說：這次亞洲之行是「一項最嚴重的使命。」據美國通訊社透露，約翰遜將同南越吳庭談討論進一步擴充南越軍隊和在南越使用美國軍隊的問題。馬尼刺、台北、曼谷等地，也是約翰遜這次亞洲之行的進行活動地區。

約翰遜是美國官場中的一個老政客。他於一九〇八年生在美國南部德克薩斯州的約翰遜城附近的地方，這個城鎮是以他的祖父命名的。

老約翰遜在美國南北戰爭中曾為保衛黑奴制度而作戰。

約翰遜是官門之子，他父親在德克薩斯州議會工作了二十四年。約翰遜在年青的時候當過學校教師，後來因他熱衷於名利而獲得了德克薩斯州國會眾議員里查德·克柏利格的秘書的職務。一九三五年他被任命為德克薩斯州國家青年勞動營的營理局長。兩年後，他在石油壟斷資本家和德克薩斯州的大農場主的支持下，參加了美國眾議院的特別選舉，因為他長袖善舞，竟一舉擊敗了另外九名候選人而當選為眾議員，一九四八年約翰遜在參議

院贏得了一個席位，一九五三年起出任參議院民主黨領袖。約翰遜在國會不僅代表德克薩斯州各財團和南方大農場主的利益，而且因為該州財團幾乎完全依賴洛克菲勒財團和該州工業絕大部份掌握在洛克菲勒、摩根、梅隆和芝加哥等北方財團的手裏，因此約翰遜也是這些財團在美國政府中的代理人。

約翰遜是一個典型的「南方紳士」，是德克薩斯州的百萬富翁，他的父親是該州的大農場主，他的妻子擁有好幾家廣播和電視公司。這些宣傳工具對他每次的競選都提供了有利條件。

約翰遜在美國國會中擁有很大的勢力，有「國會總統」之稱。在政治上，他同軍火商有密切的關係。早在一九五七年，他就負責設立一個軍備小組委員會研究洲際彈導飛彈發展的問題。他一貫主張組織各種軍事同盟。由於他和軍火商的密切關係，所以當他當選為副總統時，「紐約時報」就曾經透露，他將在肯尼迪政府中抓軍事大權，而且將成為美國歷史上「最有影响的一位副總統」。

約翰遜還是一個頑固的白種優越論者，是美國黑人在政治上的敵

人。在他所代表的州裏，黑人處處受到歧視和迫害，例如黑人是不能夠進入白人的茶館吃飯的，即使是在小食店裏，黑人也只能站着吃而不能同白人坐在一起吃；在公共汽車站、在火車站裏，黑人是禁止進入白人候車室的，在汽車上，黑人只許坐在最後幾排，儘管前面的椅子空着而後面的早已擠滿了人，他們也不能坐到前排去。

據說約翰遜去年之所以被提名為民主黨的副總統候選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他是南方種族主義者的代言人。

被西方視為傳奇人物的蘇蕃那雲

蘇蕃那雲所領導的愛國戰線黨，寮國戰鬥部隊。由於這支部隊士氣昂揚，戰術高明，對人民秋毫無犯，獲得寮國人民廣大支持，屢予叛亂份子以重創。被視為一支神秘的，戰鬥力難以估計的部隊。

蘇蕃那雲是怎樣的一個人物呢？他是貴族出身，寮國當今蘭生王朝的宗室，和富瑪是同父異母的兄弟，今年四十七歲，當法國統治寮國時期，蘇氏因是王室，有受特殊教育的權利，他二十歲那年，即被送到法國巴黎大學受教育，在法國時，開始接受自由思想，自是時起，即感自己國家淪為殖民地的恥辱，即使他是一個王孫，也有肩負恢

復自己國家民族解放自由的責任。在巴黎大學，他結識了一班進步的亞洲青年，其中有現在北越總理范文同，深深地種下了民族主義的革命思想。

一九四七年初，蘇蕃那雲自國外返國，便開始為謀求祖國獨立解放的工作而奮鬥。首先，他組織了「愛國政線黨」，這一個黨是聯合寮國各階層的愛國人士和為解放祖國的革命人士而組成。同時組織武裝力量，稱為「寮國戰鬥部隊」，由於他領導有方，深受黨內和部隊擁戴，被推舉為該黨的主席和戰鬥部隊的總司令。

一開始，蘇蕃那雲的武裝力量

，便給予法國人以無情的打擊，由於形勢關係，那時只限於游擊戰爭的形式。一九五五年日內瓦停戰協定訂立，寮國獨立，宣佈停戰，並由印度、波蘭、加拿大所組成的三國監督休戰委員會，在寮國執行監督工作，一九五九年，美國佬不顧寮國獨立，培植馬仔政權薩納尼空，驅逐休戰三國委會，寮國內戰火重燃，「戰鬥部隊」起而向反革命勢力鬥爭，及富瑪繼任首相，這兩位異母兄弟終於進行和談，和談結果，富瑪接受蘇氏所建議的聯合政府要求，蘇氏也願意把自己半數軍隊交由政府收編，表現了完全以國家民族為重的誠意，然而當時的富瑪

政府仍受美國的控制，戰鬥部隊一入政府軍手，立即被分解和監視，這使仍留在北部的半數戰鬥部隊大感不滿，提出要求政府當局改善對入京同志們的待遇，這本來是名正言順的要求，但當局却指摘戰鬥部隊破壞停戰協定，在同年七月廿八日下令把進入政府區的戰鬥部隊全部繳械解甲，並逮捕蘇氏及其隊員十五人。

蘇氏被拘後，舉國嘩然，威相交資政府方面的背信棄義。寮國大選前，蘇氏仍希望循談判途徑和當局進行談判恢復組織聯合政府，無奈當日的政府，在美帝國緊密地控制下，以消滅愛國戰線黨及其武裝

為職志。大選揭曉，在右派的控制下，愛國戰線黨在議會的議席全部落空，際此情況，蘇氏忍無可忍，知道和談無望，要解放寮國，必須依靠實際力量。自這時起，蘇氏已有越獄的意識。同年五月廿三日深夜大雨傾盆中，蘇氏說服了負責看守他的九名傘兵，由他們做嚮導，一起越獄逃到離永珍東南十五哩的一個山谷中，並得傘兵方面的幫助，乘坐一架直昇機，回到北方自己的部隊裏去。

這一件事，轟動了整個世界，蘇氏的威信也隨之增高，如日在中天，這更使西方人士對蘇蕃那雲莫測高深，被認為是個傳奇性的人物

尼拉受訓練，但他愛國心強，不甘為人奴隸，成為搖尾乞憐，唯命是從的喪失靈魂的可憐兒，因而美國特別憎恨他。

富米不顧國家，人民利益，寧願被人利用，在寮南與兵作亂，人民為之痛恨入骨，剛利不憚為民領袖，義不容辭，決心消滅富米在老撾的破壞力量，剛利在全民合作下，消滅人民公敵的戰鬥正從勝利推向勝利！

富馬親王

富馬親王是老撾政府現任首相，這位首相與蘇蕃那雲的關係並非尋常。他們是同父異母的兄弟，富馬親王排行第二，蘇蕃那雲是第三。

在政治路線上，兩人却不相同。在蘇蕃那雲到森林裏進行抗法戰爭的時候，富馬親王在法軍捲土重來的年月曾被迫流亡泰國，後來向法國妥協，幾年間數度出任了寮國首相，身兼外交、國防、宣傳、退伍軍人等四部大臣。在法國控制的老撾和寮國政府中取得一席地位。不過，富馬在一九五六年任首相時，首先打破了老撾王國政府和寮國戰鬥部隊之間和平統一談判的僵局，並且在國際事務中提倡中立主義。他曾在九五六年八月率領代表團訪問中國，並於八月廿五日在北京同中國總理周恩來發表聯合聲明，共同支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日內瓦會議協議印度支那停火，蘇蕃那雲和富馬發表聯合聲明。協議成立聯合政府，在政治上奉行和平中立，兩弟兄重新攜手合作。

富馬內閣的政治方針受到了外國勢力的干涉，他被迫在一九五八年下台。繼任的是薩納尼空親美內閣。聯合政府被他拆台，大舉迫害寮國戰鬥部隊，並以「妨礙國家安全」的莫須有的罪名加在愛國者身上。

一九六〇年，森蘇尼特上台做總理，比前更親美獨裁，釀成了一個巨大的軍事性政變，革命的新政權將奉行中立，接受一切國家的援助。政變委員會最初請他出來組織中立內閣。後來，由於富米在寮南與兵作亂，他又到鑾巴拉邦與富米進行談判，終於允諾富米任副首相而組成了美國所稱的「妥協內閣」。同年九月十五日，富馬親王主持下老撾政府舉行會議，決定開除富米與經濟大臣英錫相邁，因為他們不返回萬象受職而在沙旺拿吉與兵作亂。富馬親王呼籲全體人民，職員、軍隊、不要聽從叛亂集團的話。呼籲書說：「只有在這個叛亂集團不能實現他們的陰謀的時候，我們人民才能過安寧的生活。」

促進老撾獨立和平統一的日內

瓦會議在五月十五日召開，富馬及他的二兄出席會議。三親王（包括蓬安親王在內。）並在蘇黎麥舉行

剛利大尉

剛利大尉是一九六〇年發動老撾政變的引導人物，他出生於一九三四年，今年廿八歲的年青傘兵營營長。

老撾軍隊的精銳盡在兩營傘兵，均是美式裝備，剛利是第二營營長。第一營則為富米所指揮，一連串的戰鬥證明第一營的戰鬥力遠不如第二營。

剛利大尉痛恨薩納尼特之接受外國命令而進行老撾人打老撾人的內戰，眼見國家依賴外國程度日益加深，國家衰弱不振，民生艱苦難熬，國家前途真是不堪設想，於是謀圖發奮圖強，便於一九六〇年八月初發動政變，推翻出賣老撾人民利益的政府。

剛利政變成功後所發表的政策文告，是那麼地樸實無華而感人心肺，一切的一切都是以人民利益為出發。所提出的「老撾應走獨立、和平、統一」的路線，是那麼切合人民的心願。他的政治立場堅定不移，他不以政變功臣自居而握有特權，反而邀請富馬出來組閣，掌理國事。不過他認清敵友，誓死拒絕

「三巨頭會議」。討論如何組織聯合政府以及維護老撾的獨立和平統一。意料會議將會達到協議。

富米入閣，他說：「只要富米這個賣國走狗到達萬象就予以拘捕。」剛利大尉曾在美軍主使下到馬

（接自第七版）美國圖謀破壞日內瓦會議

中國發言人稱：由於美國所支持之右翼軍之挑釁，寮國發生一些小衝突。美國利用此等事件阻止會議討論問題之藉口，此乃完全不應該者。

日內瓦六月二日路透電：等待肯庫會談結果，寮國和會再休會。

日內瓦六月八日路透電：美國藉故巴塘衝突事件，再度杯葛出席和會。

自由寮發表聲明，指出巴塘原為左翼據點。美與右翼軍，在巴塘違犯停火令。

香港六月九日路透電：新華社引述人民日報稱：美國曾在川廣省西南部之巴塘，及鑾巴刺邦與桑怒兩省之北部空投「突擊兵與土匪。美國與寮國右翼部隊希望把此等地區變

為「爭執區」。東京六月九日合衆電：

自由寮證實美國肆意違反停火令。自由寮電台稱：永珍政府在五月三日復以飛機空投美軍官與突擊兵及土匪至巴塘區。

人民日報稱：倘美國此等放肆之空投活動予以容忍者，則中立與左翼部隊控制之全部地區將成為「爭執區」。

日內瓦六月廿日路透、法新電：

中國今日指責美國首席哈里曼向十四國老撾會議提出的十項條款是企圖對老撾採用國際共管辦法的陰謀。認為這些條款對老撾所實施的控制正跟對第二次大戰戰敗國德日所施行的控制一樣。美國如果堅持對老撾實行國際共管的話，那末，日內瓦會議就會有破裂之虞。

王朝易轍，本質不變

自從韓國停戰以來，南韓已二易王朝。從李承晚到張勉，再由張勉到張都映，此二度易轍僅發生在短短的一年內，李承晚是在去年「四、一九」南韓人民革命中倒台，而張勉却是在今年五月中由張都映集團的所謂「政變」驅下台的。不管是李承晚也好，張勉或是張都映也好，他們總是一脈相承，忠誠耿耿地為外國主子效勞，嚴酷無情地剝削和鎮壓人民，使人民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熱中。李承晚的法西斯統治，大家記憶猶新，至於張勉政權的統治，遠的不說，單就近二、三個月來南韓人民的各種鬥爭運動的劇急、廣泛和蓬勃展開便足以說明其極端反動和腐敗的一般了。

失業嚴重，罷工普遍發生

今天，南韓大約有將近六百六十萬失業或半失業的工人挨餓流浪在街頭。根據張勉政權所出版的一本名為「過去十年來由李承晚統治所遺留下來的經濟禍害」的小冊子的登載，李承晚政權留下了二百五十萬失業者和大約二百萬「隱散」于鄉間與魚村的失業者。如果把南韓的勞動人口估計為一千萬，這就意味着五人中有二人失業。失業問題已經是南韓的一個嚴重政治問題。

自從張勉集團掌權之後，局面不但沒有好轉，反而更加惡劣。據南韓一家週刊所載，去年七月（四月革命過後二個月）漢城人口是二百一十七萬。其中四十萬人有正常工作，大約四十萬人失業，還有將近一百四十萬的婦女、兒童和學生沒有正常的工作。

失業者的生活情況是可憐到非筆墨所能形容的，至於那些僥倖找到工作的也不外處於吃不飽餓不死的生活綫上，尤其是在美軍基地工作的，他們的生活，比奴隸還不如。因此南韓工人的鬥爭必然是越來越劇烈和越廣泛。他們堅決要消除貧困與人權被剝奪的悲慘境況。從去年四月革命至今年二月底勞資糾紛的次數達至二百三十起。這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四月革命十五年來僅發生的三十起勞資糾紛剛好形成強烈的對照。據說，這些勞資糾紛造成了十五萬工作日的損失而工人方面却因此而得到三十至八十巴仙的增薪。然而，提高了的薪金仍未越過飢餓的界綫。最近，釜山碼頭工人進行了一次無限期的罷工鬥爭，要求即刻發還未發的薪水，結果他們的要求被接受。再者，美軍基地的工人經過了長期鬥爭之後成功地贏得三十五巴仙的增薪，南韓工人就是這麼堅決和連接不斷地為改善他們的悲慘生活，為贏得自由與民主權利而展開鬥爭。

反對通過法西斯法令

四月七日，八千大邱市民舉行了連續數鐘頭的示威遊行，堅決反對張勉集團企圖製訂法西斯法令以及要求即刻釋放四月二日示威中被無理逮捕的市民。示威是隨着一個由反法西斯聯合鬥爭委員會所主持的一個羣衆大會後舉行的。四月九日南韓「教師職工會」在大邱舉行了一個代表大會，出席會議的有來自南韓各地的數百名教師職工會代表。大會通過五項決議，包括要求「釋放四月二

日大邱示威被捕人士」，「立刻撤消法西斯法令」等。大會結束後舉行示威。

南韓各政黨團體也嚴厲譴責張勉集團陰謀制訂法西斯法令及其對人民的反抗運動所採取的嚴酷鎮壓手段。「進步黨」在四月三日的一項聲明中強烈指責張勉集團不擇手段企圖通過抑制性法令並對人民的反抗示威進行野蠻攻擊。

「四、一九」革命周年紀念

各地舉行大示威

四月十九日是南韓人民英勇革命的周年紀念日。去年這一天，李承晚政權被人民打倒了。在這個紀念日，十萬漢城學生和市民舉行了一個規模巨大的羣衆性紀念大會和示威遊行，在會上發言的許多學生均嚴聲指責張勉集團奪取了去年「四、一九」人民流血鬥

的果實並犯了背信棄義的罪行。大會通過了一項宣言，指出張勉集團應負起造成南韓悲慘現況的一切責任。宣言繼稱，人民再也不能依賴美國剩餘農產物來生活，南韓必須尋找達至民族自給自足的道路。

同天，漢城大學學生舉行了一個反對「外國軍隊」的大會。會上宣讀了一項由「漢城大學祖國統一同盟」發出的有關目前局勢的宣言。宣言譴責張勉集團將南韓出賣給美國侵略者的以及公開阻撓祖國和平統一的叛逆行為。宣言強烈要求即刻實現經濟與文化交流以及郵政通行等。

「四、一九」這天五千名光州學生開會反對那些惡毒昭彰的法令。在釜山、大邱，全州以及其他各地也舉行了同樣的紀念會和遊行示威。在這些行動中南韓人民表達了他們一致要求美軍退出南韓，和平統一祖國的願望。

為祖國和平統一作出貢獻

南韓學生倡議南北學生會議

五月五日大約五十名南韓大學及中學學生代表在漢城大學舉行了一個「祖國統一一全國學生聯盟發起人會議」。會議通過一項議案，歡迎北韓學生和政府對舉行南北學生會議的衷心支持，且要求張勉政權給予種種方便。籌委會隔天發表一項為促進和平統一祖國採取行動的聯合宣言。宣言強調指出，由于南韓淪為美國軍事基地以及美國施行其不合理的「援助」政策的結果，南韓越來越依賴美國。它譴責官僚勢力為日本壟斷資本

爭侵入南韓鋪路。代表着官僚買辦的南韓政權正在反對祖國的統一，而另一方面，人民正為了祖國的獨立與民族解放而展開鬥爭。宣言要求南韓當局給予種種方便以實現南北韓學生間之接觸和交換意見，因為這是早日實現和平統一祖國的先決條件。

南北學生舉行會議這一倡議除了得到北韓學生的響應外，同時也獲得南韓各政黨團體以及國際學生聯合會的全力支持。由許多政黨、社會團體和社會人士組成的「民族自主統一中央協議會」，還有南韓的「祖國統一民主青年同盟」、「祖國民主青年聯盟」、社會黨、人民社會黨等皆紛紛發表聲明支持南北學生會議的召開。旅居日本的韓國學生、青年五月十日在東京舉行會議，表達了他們支持召開南北學生會議的堅強決心。

「日韓會議」阻撓韓國的和平統一

五月六日，日本「國會代表團」完全不顧南韓與日本人民的堅決反對，飛抵漢城準備談判。由於這次會議的目的是在於扶持搖搖欲墮的張勉政權，方便日本壟斷資本入侵以及阻撓韓國的和平統一，因此南韓人民和日本人民站在一道，與此惡毒陰謀展開堅決鬥爭。

南韓「民族自主統一中央協議會」在一項聲明中說：「日本帝國主義派遣國會代表團旨在擴大其對南韓的『援助』和代替美國控制南韓經濟。」社會黨五月五日也發表聲明非難張勉集團的親日叛逆行為。「民族日報」五月八日的社論指出：「日本軍國主義者企圖給予南韓以經濟和技術援助，藉以緩和韓國人民反日情緒和為日韓會談製造有利條件，這樣日本的國際地位便得以鞏固」。

從張勉到張都映

法西斯恐怖統治的兩面

張勉是在「四、一九」革命後上台的，那時候人民鬥爭情緒高漲，張勉不得不採取一些改良欺騙手段來粉飾其反動本質。為了阻止人民積極的革命鬥爭向前發展，張勉極力宣傳將南韓人民遭受的痛苦歸咎于李承晚的獨裁統治，而現由張勉代替李承晚，人民的要求將得到實現。美國一方面瘋狂地控制和掠奪南韓經濟，另一方面又通過張勉將南韓經濟的崩潰歸咎于對美「援」的錯用。同時張勉集團為了贏得羣衆支持，也喊出了「反對惡政及邪惡的行政措施」、「經濟第一政

策」、「建立福利國」等等口號。

但是不管美國和張勉集團如何絞盡腦汁，南韓人民要求民族自主祖國和平統一的決心是絕不會因此而有所改變。這就說明了張勉統治一年來南韓人民的鬥爭頻生並越來越規模。

面對着人民愈益高漲的反抗情緒和規模巨大的鬥爭與運動，張勉政權的倒台是指日可數了，於是美國不得不指使張都映及其他法西斯主義份子採納毫無掩飾的軍事恐怖主義，藉以消滅每個愛國和民主人士以及鎮壓韓國人民為祖國的和平統一所作的鬥爭。於是在五月十六日張都映便領導南韓軍事政變，代替張勉取得南韓統治權。

張都映法西斯統治開始

解散政黨社團，逮捕人民

以張都映為首的軍事革命委員會於五月廿三日通令南韓所有政黨社團立刻解散。同時將二萬名政黨和社會領袖逮捕並提控於軍事法庭。早在五月十九日張都映集團便在其「通令第十八號」中定下了比張勉集團通不過的法西斯法案更加嚴厲苛刻的法令。法令共分八點，任何人違犯了其中任何一點將受嚴厲處罰。法令的中心點是在對付所謂「叛國」組織，而「叛國」這個罪名是隨時可以加諸於任何一位參加愛國運動的南韓人民。反觀南韓人民自從四月革命以來所進行的要求和平統一祖國、要求人民基本民主權利的保障以及要求人民生活的改善等種種鬥爭，有哪一項不可被張都映集團列為「叛國」活動呢？因此張都映集團五月十九日頒佈的法令主要還是在於鎮壓繼而消滅人民要求民族自主祖國和平統一的鬥爭。

封閉報館通訊社

控制新聞壓制輿論

緊接着五月廿三日張都映集團通令禁止所有反對軍事政府的報刊的出版之後，五月廿八日便有五百廿五家日報和周刊，三百〇四家通訊社及其他刊物被禁止出版和發行。事實上，在五月廿三日的通令中軍事政府便已經在無能力擁有印刷設備的藉口下準備無條件地把南韓所有報刊和通訊社全部封閉，以便剷除「不良」出版物。

自從五月十六日政變之後，張都映集團便開始壓制出版和言論自由。他們逮捕並監禁新聞工作者，搜查報館，以及命令報紙停止出版。五月廿五日，張集團逮捕了「韓國日報」主筆，理由是該報五月十六日的社論沒有支持政變軍人。同時張集團也命令警察當局「徹底調查」所有的新聞工作者和出版家。目前他們只允許那些僅剩的報刊或通訊社每家派一名記者採訪新聞，且須支持該政權者。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將近一百名新聞工作者琅璫入獄。

南韓人民愈戰愈勇

目前南韓人民所遭受的奴役，剝削和掠奪，比起李承晚或是張勉政權時期要殘酷得多，但是誰又敢預料南韓人民不會愈戰愈勇，不會在不久之將來取得比任何時期更加輝煌的成績呢！

·李達堅·

為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南韓人民英勇前進

安哥拉事件說明了什麼？

· 漪波 ·

殖民主義已經死亡嗎？還沒有！

殖民主義是否在作臨死掙扎？是的！

葡萄牙殖民主義是世界上老牌的殖民主義，它在海外霸佔的領土，原本很多；不過，近二世紀來，殖民地大多先後獨立或為他國收回。因此，葡萄牙殖民主義勢力便一落千丈，大不如前，已是洩氣的了。

我國的馬六甲，以前曾被葡萄牙佔據過，歷史遺蹟至今猶在。葡萄牙雖是沒落了，可是它在海外掠奪的土地而到目前還未交還的還是很多，讓我們略舉一些平常最為人熟悉的吧！在印尼有帝汶，在印度有果亞，在中國有澳門，在非洲東部有「三寶公」曾經到過的莫三鼻給及西部的安哥拉。

安哥拉是今天葡萄牙海外最大的佔領地，它的面積比我國——馬來亞大十倍，可是因受殖民統治者

的殘殺與迫害，人口只有我國的一半強，即約四百五十萬人（1960年統計），葡萄牙本國的人口和我國差不多，土地的面積比我國小，比起安哥拉來更是小得多，只有安哥拉的十四分之一。

葡萄牙殖民統治者怎樣壓迫安哥拉人民呢？過去的二世紀，統治者在這裏殺人放火，無所不為，引起世人公憤的殖民主義者的一項罪行——捕殺黑人，販賣黑奴，也在這裏進行。

最近幾十年來，葡萄牙殖民主義者並不因衰老而放下屠刀，却作垂死掙扎，在安哥拉施行恐怖統治。由於當前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勃興極快，因此，葡萄牙、比利時、南非便在西方勢力的支持下，勾結起來，採取違反人性的民族迫害政策。葡萄牙當然沒有例外，統治者以軍事手段對付手無寸鐵的安哥拉人民。所以，安哥拉人民也就英勇的團結，組織起來，以實際行動來

保衛民族的生存權利。

葡萄牙統治者在國內摧毀民主，抹煞自由，使得葡萄牙人民喘不過氣來，反對黨沒有絲毫的活動自由，統治者在海外殖民地，尤其在安哥拉更是倒行逆施，窮兇極惡，就以目前來說，殖民統治者竟然趕着在最近的雨季裏屠殺最少十萬安哥拉的愛國志士。根據今年四月十五日，葡國首都里斯本的國家新聞部的宣佈：若有必要，目前政府（葡國政府）將隨時再派遣志願軍團前往安哥拉，該軍團是在西班牙內戰期間用以對付共產黨者。

受壓迫過的人民是了解被壓迫人民的痛苦的，亞非人是不能眼看安哥拉人民遭受殖民主義的迫害。嘉納總理首先起來號召非洲各國人民在經濟上、政治上抵制葡國。本年四月十四日，亞非集團提出指責葡國在安哥拉的暴行，並在同時舉行的聯大會議上要葡萄牙修改它在殖民地的政策，並正式建議組織一

個委員會迅速調查葡國在安哥拉的血腥鎮壓。

從安哥拉的事件中，清楚的告訴我們，殖民主義還沒有死亡，當它在作掙扎時，是瘋狂的，同時，讓我們也用事實來證明各別殖民主義者的政策或有不同，可是它們的本質是同樣反動的。那些說什麼殖民主義者有好也有壞的，真是一派胡言！

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在安哥拉的倒行逆施，不僅聲名狼藉的南非給予支持，我們的宗主國——英國更給予實際的協助。

當安哥拉的流血事件爆發後，英國正打算和葡國建立更密切的外交關係：

英國外長荷姆親自到葡國訪問，並發表同情葡國的言論。

五月，英國軍艦開到安哥拉和正在安哥拉進行屠殺的劊子手——葡國殖民統治者打交道，表示親善。

接着，英國把一些軍艦賣給葡國，在移交前給它們配上葡國所要求的一切武裝。

六月十五日，英國決定在下月（七月）派遣英國戰略後備隊到葡萄牙受訓。讓我們引一段英國防部長華金生的話：

派軍隊到葡萄牙並非表示英國贊成葡萄牙在非洲的政策，我相信此舉對於英國在非洲之聲名無損，因為未有一國比英國更苦心設法提高非洲人民之水準者。我們與盟友間的合作是極平常的。

既然「設法」提高非洲人民的生活水準，為什麼「對安哥拉人民的被屠殺反而視若無睹呢？為什麼反而「設法」去武裝葡萄牙的殖民主義，替它打氣加油呢？謝謝華金生的坦白，原來兩者都是「盟友」當然「合作」「極平常」的事！

殖民主義者，他們可能運用不同的手段；但是它們的利害相關，它們反人民的本質是一致的。

（接自第十六版）

從安順補選談當前政局

（七）是低是高，小被大包

杜進才副總理重申行動黨的反殖民主義立場，並表示政府有決心跑在工運人士的前頭之後，六工運領袖馬上於六月十三日發表聲明表示擁護，並且指出政府必須即刻採取反殖民主義的實在步驟，以便全面且迅速動員本邦所有反殖民主義勢力，創造一個有利于反英殖民主義的氣氛。基於此，他們向政府提出具體的步驟：

（1）即刻釋放所有尚在拘留中的政治犯。

（2）協助工運統一。

（3）給予所有忠于反殖民主義鬥爭人士的公民權及選舉權。

（4）容許出版，言論，集會及結社的自由，以促進反殖民主義鬥爭。

六工運領袖對杜副總理的言論表示態度後，十六日行動黨在行動報提出意見，認為「令人迷惑」，因為行動黨政府難於全部做到上述四點，而且深恐造成「憲制危機」及「政府的辭職」。事情發展至此好像起了戲劇性變化，一些殖民主義勢力把持的報章便乘機吹風放火，其實，這是愚蠢的作法。

本邦社會主義運動經常因為一些問題的影響而產生波動，實際上，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本來就是不平衡的，社會主義運動者之間對一些問題一時不能充分互相瞭解，產生「迷惑」的念頭是必然的，但是，事實將會出來作証，時間將會出來解說，讓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瞭解一切。

今天，爭取完全內部自治已是全民一致的最低政治要求，而爭取1963年憲制改革的主張比任何人都跑前一步的行動黨，有着更高的政治要求。行動黨的更高政治要求的實際內容如何，我們不便臆度，但是一個前提是必須肯定的：更高的要求，至少得包含最低的要求在內，這已是常識以下的事；除非那所謂更「高」的要求，實際上並不高，只是在高調的掩護下，裝進賤價貨色充數，那當然令人迷惑了。

有「低」的要求者，當然希望更「高」的要求能兌現，正如職工領袖林清祥於廿四日所說：「我們指出這些……最低要求，便說明了我們並不滿足於此……對更高的政治目標的討論，我們並不反對。」

不管要求是「高」是「低」，總之：「高」的要求就得包含「低

」的要求的全部內容，因此，行動黨實在有必要不憚其煩的明確表示：

（1）1963年憲制改革中她的最高要求是否包括這最低要求的全部內容？

（2）假如在1963年不能切實的取得更高的要求，是否決心為最低的要求爭取到底？

（3）行動黨既然有更高的要求，是否下決心掀起更強烈的反殖民主義浪潮來保證更高要求的實現？

（4）假如有困難，是否能公開提出讓羣衆共同來克服？

作為愛國主義者，我們有必要在此指出：儘管在反殖運動中大家所提出的高高低低的要求是什麼，不管大家所強調的是爭取祖國的和平與獨立，民主與統一的哪方面，都必須和當前的具體情況相結合，以造成對人民反殖民主義運動的有利局面。脫離了這一基本目標的一切高調，還是少唱為妙！

當前新加坡的具體情況適合人民做什麼呢？杜副總理的分析是令人欽佩的：現在應該是徹底消滅在新加坡的殖民主義勢力。六工運領袖的聲明正是恰當的補充：人民的最起碼而且可以實現的目標，應該

瞭解到在這方面是沒有妥協的。行動黨既然是在反殖民主義的精神中孕育和創立的政黨，現在行動黨保證要依循這種精神向前邁進，相信反殖民主義不是空喊的口號，必須說了就做的。

（八）必須熱烈展開

人民羣衆運動

只要殖民主義存在的一天，它就會利用本國的右派來干預本邦的內政事務的決策，通過右派的聯合來對付左翼；從另一方面來看，只要殖民主義存在一天，本國右派的蠢動便有了靠山。尤其當殖民主義者看到它如果對本邦的憲制改革不作任何讓步已是完全無望時，它還是不會就此心甘情願的收拾行裝的。當然，維持新馬的分治現實，維持新加坡作為英國的軍事基地的地位，而又通過右派來支配本邦的內部權力，然後美其名為「新馬一體」或什麼「聯盟」「邦盟」，對英殖民統治者來說是合算的。這已是殖民主義者玩弄統治手段的一貫陰謀。

新加坡人民是有足夠的能力去粉碎任何陰謀詭計的，亞非人民的

反殖經驗證明了一個真理：人民是能够戰勝殖民主義者及其幫兇的。我們熱望一九六三年的憲制談判能够帶來本邦最少有完全內部自治的政治地位，較美好的民主內容，我們相信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性，但是，必然性要轉化為現實性，還得依靠一定的條件來促成。

什麼才是促成條件呢？

我們知道！即使最小的要求（完全內部自治），還是要從殖民主義者手中爭回的。這些權力能爭到與否，要看對方放不放手，要逼使對方放手，首先，最根本的，就得發展反殖民主義的力量，發展反殖民主義力量實際上就是熱烈展開人民羣衆運動，把反殖運動推前一步。離開這一主題來高喊反殖民主義的口號，都是高調與空談。今天，誰是真正誠意的關懷新加坡的前途，請他腳踏實地，確實的做出有利反殖運動的事來，熱烈參加人民羣衆運動吧！

總之：決定爭取新加坡的未來政治地位是當前政局的中心環節，熱烈展開人民羣衆的反殖民主義運動才是當前的主要工作。

（24-6-1961）



從安順補選談當前政局

—平—

(一) 安順一瞥

安順選區可說成了本邦政黨的混戰場地，人民行動黨、工人黨、民盟和馬華、巫統、國大三大黨聯合組成的四角聯盟，以及自社黨與新加坡同盟，一共八個政黨，五個候選人，一齊參加安順區的角逐。只有人民黨置身競選場外，虎視眈眈。

(二) 安順，畢竟只是一席之爭

經過芳林補選的挫折，行動黨對這次的安順補選，可說志在必得，大有非勝不可之勢。

本來，「左翼團結」的號召在芳林補選時已得到羣衆熱烈的擁護，羣衆對分清敵友，加強反殖運動的認識已有進一步的提高，只要執政黨能善於吸取芳林補選的經驗教訓，亡羊補牢，爭取勝利至少有一些把握的。但是，事情常常並不簡單平直的發展。正如杜副總理所言：「行動黨是馬來亞左翼社會主義運動的一代表，而新近成立的四黨聯盟，則說明了右派勢力正在泛馬的基礎上進一步組織起來。」向聯了又聯的右派聯盟決鬥，行動黨一向都表現得很堅決，毫不妥協，這次行動黨是否能毫不猶豫地來擊退這一新聯盟呢？根據行動黨某些要人的見解：四黨聯盟既然包括聯合邦執政黨的中心分子——巫統在內，可見東姑等人對星馬合併還存着信心，因此，假如行動黨的勝利會帶來星馬兩地政府關係的惡化，那勝利將得不償失。我們是相信行動黨不至於願意在安順補選中放棄勝利的機會，可是，令人有點奇怪為什麼行動黨自補選開始以來，對右翼的抨擊始終「鋒芒不露」。是否爲了上當的困難？是否爲了証明行動黨是新加坡唯一能與右翼「求同」的「好」朋友？或這樣做是欲造成對「合併」有利的局面的「策略」呢？

雖然，工人黨在安順補選中給予行動黨的威脅是够嚴重的，然而，我們絕不以爲工人黨的鬥爭歷史比行動黨的來得光榮。一個肯定的事實：工人黨不是左翼政黨。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單靠過去的光榮紀錄的政黨，不見得做什麼事都能所向無敵，無往不勝。要知道，人民的政治認識水平並不是靜止的，相

反的，它却是變動的，發展的。兩年前行動黨的所作所爲得到羣衆的熱烈歡迎，行動黨也在大選中如狂風掃落葉似地擊敗右派和投機政客，取得了輝煌的成績，給新加坡左翼運動的發展史寫上光輝燦爛的一頁。可是，如果在全民擁護下建立起來的行動黨政府，迷惑於過去的勝利，而在當政的時期沒有更優越的表現，沒有掌握執政所帶來的一切有利條件，以帶動全民把反殖運動推向更高階段，爭取將來更大的勝利，給予人民全面的反殖運動鋪下更穩固的基業，那麼，行動黨的脚步，是否與人民羣衆反殖運動的前進步伐起了差異呢？行動黨作爲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堅強主流，難免就會暫時受到部分羣衆的懷疑。因此，當行動黨在安順區和投機政客周旋時，尤其當這些投機政客以更左的言論，更左的姿態出現，而只求作個反對黨，行動黨一時能否有效的說服羣衆，動員羣衆來支持她的候選人？避免芳林補選的失利局面重演，還得下一番努力。

議會民主制的政治鬥爭形式大都通過競選，在競選中左翼支持左翼自然不在話下。我們認爲人民會基於行動黨是反殖民主義的政黨給予支持的，而行動黨作爲左翼的要員，在競選中是不應對右派妥協，並且更須拿出足以令人民信服的反殖政策與成績，來粉碎投機政客的進攻，以便爭取勝利。

選舉固然是民主政治中的「熱鬧事業」，不過，冷靜的看看現實是有必要的：不管安順補選中誰勝誰敗，其實，畢竟只是一席之爭，何足以改變新加坡的政治局面。更不足以決定新加坡的前途。除了右派及投機政客外，任何負責的政黨都不至于爲了一席之失而認爲足以導致政黨的解體或政府的辭職。

(三) 新加坡的前途

安順補選的勝敗事小；我們却在安順補選的事件外，發覺了一個關係全新加坡人民命運的大事來。那就是對本邦前途的看法，即對1963年新英憲制談判時人民所應取得的最低要求是什麼？

自林清祥等六工選領袖提出他們的見解後，各黨派，各階層都對這問題熱烈的討論。

我們認爲對本邦前途的決定，才是當前最迫切的問題，誰沒有把握這一問題，誰就把握不住當前本邦政局的核心。那一個政黨沒有正確的對待這一問題，就不配在政治上帶動人民羣衆。對本邦前途的討論不僅在安順補選的宣傳戰上要大力展開，在安順補選後更要廣泛的進行，並且要比討論階段跨前一步，組織羣衆，發動羣衆，向爭取本邦更美好的前程進軍。

我們希望作爲左翼政黨的行動黨，應該在這一運動中負起應有的任務，不管她將來在安順補選中所得到的結局是勝是敗，是喜是悲！

大家都深信：那一個政黨或個人，如果撇開本邦前途而不顧，她也必將脫離羣衆；她的唯一下場就是受到羣衆的唾棄，請問這是光彩的事嗎？

(四) 安順補選結果並不能說明本邦人民對憲制改革途徑的選擇

新加坡當前最主要的政治問題，既然是決定1963年新英憲制談判所欲達到的目標，而安順補選恰好在這時發生，那末，安順補選這一席之爭的結果，是否可以作爲判定新加坡人民對新加坡的前途作了抉擇的明白表示呢？不是的，這樣的論證是武斷的。因爲參加安順補選的政黨雖然有八個，但不是所有政黨都參加補選，更不是全部有關新加坡前途的看法都具體的一起拿到安順選民的面前，讓他們作明確的選擇。安順畢竟是新加坡的一角落的一席之爭，而這一席之爭，是因爲前議員病故而產生的例常補選。任何政黨固然可以提出他們對新加坡前途的看法，補選過後，同樣可以再作詳盡的說明。

(五) 遠東的直布羅陀沸騰了

經過一百多年來的殖民統治，新加坡的人民備受了壓迫與剝削，可是，他們並沒後退，却在被壓迫剝削的過程中，組織起來，掀起了波瀾壯闊的反殖民主義的民族愛國運動，彼伏此起，決心爲祖國的和平與獨立、民主與統一鬥爭到底，爲祖國美好的前途奮鬥到底。

殖民主義者雖然運用了各式各

樣的統治手段，軟硬兼施，剛柔並用，但總制服不住羣衆運動的洶湧澎湃，一九五九年的自治憲制雖然給本邦帶來了全部民選的政府，但人民却仍舊帶着枷鎖——內部治安委員會及其他外人干涉本邦內政的權力。基于此，這一憲制自訂立的那天起，早已埋伏了它的危機，本邦人民是絕對不能永遠忍受這一殖民地性質的憲制的束縛，新加坡的命運一定要交由人民來掌管的。

殖民地統治者必須把全部內部自治權交回給新加坡人民，已是歷史發展的現階段的必然趨勢，任何違背這一趨勢的反動政策，一定要遭殃，一定要失敗。

殖民主義者應該懂得，只要它還想維持目前殖民地性質的憲制不變，還打算在一九六三年憲制談判中，扣留新加坡人民的全部內部自治權，那麼，它必須在這遠東的直布羅陀，或更確實地說，在這遠東的塞普魯斯——新加坡，面對一連串的政治風暴，它必須面對着人民的強大壓力。它應該知道：遠東的直布羅陀或塞普魯斯已沸騰了。

我們完全承認爭取本邦的完全內部自治必須通過憲制的途徑，我們完全肯定1963年憲制談判的歷史意義。

憲制談判並不單靠某些領導人的「聰明」，最主要的是靠本邦人民的無比力量，談判中本邦代表所提出的要求，必然是本邦人民的要求，絕不只是某一黨某一派的要求，憲制談判中所欲決定的是一百五十萬人民的政治地位，絕不是某一黨某一派的政治權益。新加坡人民深切的了解，英國已經沒有再扣留本邦人民完全內部自治權力的任何藉口。人民也知道，殖民主義在全球的很多地區揮刀放火，到處瘋狂猖獗，人民要取得任何成績，只有毫不猶豫的展開反殖民主義運動，使反殖力量充分壯大，才能迫使殖民主義勢力退出本邦內政的權力機關，1963年憲制談判的成功才能有可靠的支柱。

(六) 完全自治是人民的最低要求

爲什麼說完全內部自治是本邦

人民當前的最低要求呢？

六月二日，職工界六領袖所發表的聲明，提出：

「到1963年，新加坡將會和英國舉行一次檢討憲制的談判，這將是一次嚴重的，巨大的鬥爭，因爲人民反殖民主義事業是否能夠取得進一步的勝利，將要由這次的談判來決定。」

「目前的憲制，名爲『完全內部自治』，實是不完全的『半內部自治』。這一次我們要的，是一個名實相符，真材實料的『真正的完全內部自治』。……是完全合情合理，切實可行的，這是全新人民的政治要求。」

六月九日，四十二工團更強調：

「我們認爲基于目前的客觀條件及人民的迫切要求，在1963年新英憲制談判中堅決要求廢除內部治安委員會及任何類似的機構，取消英國代表擁有干涉本邦內政的特權，爭取實現真正完全內部自治，給予本邦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民主權力，這樣，我們才能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人民的願望，而改善人民的生活。」

又繼續指出：

「要求『真正完全內部自治』只是現階段的中心任務，本邦人民不能以此爲滿足是肯定的，只要殖民主義存在一天，反殖運動是不會停止的。」

事情是很明顯的：目前的憲制中，民選政府造福人民的內部自治權遭到英方的剝奪或牽制，我們不談憲制改革則已，否則，起碼就得取得內部的完全自治權。

行動黨對憲制改革有更高的要求，六月九日晚上，杜進才副總理代表行動黨中委宣佈：

「行動黨現在的目標，是徹底的消滅在新加坡的殖民主義勢力，要求比完全內部自治更多的事情——通過與馬來亞聯合邦或一個較大的聯合邦的合併，取得完全獨立，」

不僅行動黨提出了她對1963年新英談判的要求，其他政黨也先後發表了他們的看法。正如馬來前驅報所言：「此種政治發展極爲健康，也很令人興奮！」

(轉入第十五版)

團結報消息

馬大社會主義俱樂部、工藝學院政治協會及本會聯合出版的刊物「團結報」，早向有關當局申請准証，現當局尚在考慮中，我們相信不久將可與讀者見面。